贾谊新书

（汉）贾谊　撰

贾谊新书卷第一

过秦上

秦孝公据崤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，以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也，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织，修守战之具；外连衡而斗诸侯，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孝公既没，惠文武昭襄王，蒙故业，因遗策，南取汉中，西举巴蜀，东割膏腴之地，北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同盟而谋弱秦，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从缔交，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重士。约从离衡，兼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，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主，齐明、周最、陈轸、召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，吴起、孙膑、带佗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朋制其兵。尝以什倍之地、百万之众，仰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，九国之师逡遁而不敢进。秦无亡矢遗镞之费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解，争割地而赂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弊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万，流血漂橹，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山河，强国请伏，弱国入朝。

施及孝文王、庄襄王，享国日浅，国家无事。及至始皇，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搞朴以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，南取百粤之地，以为桂林象郡。百粤之君，俛首系颈，委命下吏，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却匈奴七百余里。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燔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。堕名城，杀豪俊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。销锋鍉，铸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后践华为城，因河为池，据亿丈之高，临百尺之渊以为固。良将劲弩，守要害之处；信臣精卒，陈利兵而谁何。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，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

始皇既没，余威振于殊俗。然而陈涉，瓮牖绳枢之子，氓隶之人，而迁徙之徒也。材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，陶朱、猗顿之富，蹑足行伍之闲，俛起阡陌之中，率疲弊之卒，将数百之众，转而攻秦。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云合响应，赢粮而景从。山东豪杰并起，而亡秦族矣。

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崤函之固，自若也。陈涉之位，非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之君也；鉏耰棘矜，不敌于钩戟长铩也；谪戍之众，非抗九国之师也；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及曩时之士也；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也。试使山东之国，与陈涉度长絜大，比权量力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，致万乘之势，序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余年矣。然后以六合为家，崤函为宫，一夫作难而七庙堕，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者，何也？仁心不施，而攻守之势异也。

过秦中

秦灭周祀，并海内，兼诸侯，南面称帝，以四海养。天下之士，斐然向风，若是何也？曰：近古之无王者久矣，周室卑微，五霸既灭，令不行于天下，是以诸侯力政。强凌弱，众暴寡，兵革不

休，士民罢弊。今秦南面而王天下，是上有天子也。即元元之民，冀得安其性命，莫不虚心而仰上。当此之时，专威定功，安危之本，在于此矣。

秦王怀贪鄙之心，行自奋之智，不信功臣，不亲士民。废王道而立私爱，焚文书而酷刑法，先诈力而后仁义，以暴虐为天下始。夫并兼者高诈力，安危者贵顺权。推此言之，取与攻守不同术也。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，其道不易，其政不改，是其所以取之也，孤独而有之，故其亡可立而待也。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，并殷周之迹，以制御其政，后虽有淫骄之主，犹未有倾危之患也。故三王之建天下，名号显美，功业长久。

今秦二世立，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亡。夫寒者利裋褐，而饥者甘糟糠；天下嚣嚣，新主之资也，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。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，而任忠贤，臣主一心，而忧海内之患，缟素而正先帝之过；裂地分民，以封功臣之后；建国立君，以礼天下。虚囹圄而免刑戮，去收孥污秽之罪，使各反其乡里。发仓廪，散财币，以振孤独穷困之士。轻赋少事，以佐百姓之急，约法省刑，以持其后。使天下之人，皆得自新，更节循行，各慎其身。塞万民之望，而以盛德与天下息矣。即四海之内，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，惟恐有变。虽有狡害之民，无离上之心，则不轨之臣，无以饰其智，而暴乱之奸弭矣。二世不行此术，而重以无道，坏宗庙，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，繁刑严诛，吏治刻深，赏罚不当，赋敛无度。天下多事，吏不能纪，百姓困穷，而主不收恤。然后奸伪并起，而上下相遁，蒙罪者众，刑僇相望于道，而天下苦之。自群卿以下，至于众庶，人怀自危之心，亲处穷苦之实，咸不安其位，故易动也。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，不借公侯之尊，奋于大泽，而天下响应者，其民危也。

故先王者，见终始之变，知存亡之由，是以牧之以道，务在安之而已矣。下虽有逆行之臣，必无响应之助。故曰："安民可与为义，而危民易与为非。"此之谓也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身在于戮者，正之非也，是二世之过也。

过秦下

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，循津关，据崄塞，缮甲兵而守之。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，奋臂大呼，不用弓戟之兵，鉏耰白梃，望屋而食，横行天下。秦人阻崄不守，关梁不闭，长戟不刺，强弩不射，楚沛深入，战于鸿门，曾无藩篱之难。于是山东诸侯并起，豪俊相立，秦使章邯将而东征。章邯因其三军之众，要市于外，以谋其二。群臣之不相信，可见于此矣。

子婴立，遂不悟。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，而仅得中佐，山东虽乱，三秦之地可全而有，宗庙之祀宜未绝也。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，四塞之国也。自缪公以来，至于秦王，二十余君，常为诸侯雄。此岂世贤哉，其势居然也。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，然困于崄岨而不能进者，岂勇力智能不足哉，形不利，势不便。秦虽小邑，伐并大城，得阨塞而守之。诸侯起于匹夫，以利会，非有素王之行也。其交未亲，其名未附，名曰亡秦，其实利之也。彼见秦阻之难犯，必退师，案土息民，以待其弊。承解诛罢，以令国君，不患不得意于海内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而身为禽者，救败非也。

秦王足己而不问，遂过而不变。二世受之，因而不改，暴虐以重祸。子婴孤立无亲，危弱无辅。三主之惑，终身不悟，亡不亦宜乎！当此时也，世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，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，秦俗多忌讳之禁也，忠言未卒于口，而身糜没矣。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，重足而立，阖口而不言。是以三主失道，而忠臣不谏，智士不谋也。天下已乱，奸臣不上闻，岂不悲哉！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，故置公、卿、大夫、士，以饰法设刑，而天下治。其强也，禁暴诛乱而天下服；其弱也，五霸征而诸侯从；其削也，内守外附而社稷存。故秦之盛也，繁法严刑而天下震。及其衰也，百姓怨而海内叛矣。故周王序得其道，千余载不绝，秦本末并失，故不能长。由是观之，安危之统，相去远矣。

鄙谚曰："前事之不忘，后之师也。"是以君子为国，观之上古，验之当世，参之人事。察盛衰之理，审权势之宜，去就有序，变化因时，故旷日长久，而社稷安矣。

宗首

今或亲弟谋为东帝，亲兄之子西向而击，今吴又见告矣。天子春秋鼎盛，行义未过，德泽有加焉，犹尚若此，况莫大诸侯，权势十此者乎！

然而天下少安者，何也？大国之王，幼在怀衽，汉所置傅相，方握其事。数年之后，诸侯王大抵皆冠，血气方刚。汉之所置傅，归休而不肯住，汉所置相，称病而赐罢。彼自丞尉以上，偏置其私人，如此有异淮南、济北之为耶！此时而乃欲为治安，虽尧舜不能。

黄帝曰："日中必𤕤，操刀必割。"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，弗肯早为已，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，岂有异秦之季世乎！夫以天子之位，用天下之力，乘今之时，因天之助，尚惮以危为安，以乱为治。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，将不合诸侯匡天下乎！

数宁

臣窃惟事势，可痛惜者一，可为流涕者二，可为长大息者六。若其它倍理而伤道者，难遍以疏举。进言者皆曰："天下已安矣。"臣独曰："未安。"或者曰："天下已治矣。"臣独曰："未治。"恐逆意触死罪，虽然，诚不安，诚不治。故不敢顾身，敢不昧死以闻。夫曰天下安且治者，非至愚无知，固谀者耳，皆非事实，知治乱之体者也。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，而寝其上，火未及?，因谓之安，偷安者也。方今之势，何以异此？夫本末舛逆，首尾横决，国制抢攘，非有纪也，胡可谓治？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数之于前，因陈治安之策，陛下试择焉。

射猎之娱，与安危之机，孰急也？臣闻之：自禹已下五百岁而汤起，自汤已下五百余年而武王起，故圣王之起，大以五百为纪。自武王已下，过五百岁矣，圣王不起，何怪矣。及秦始皇帝，似是而卒非也，终于无状。及今天下集于陛下，臣观宽大知通，窃曰：是以掺乱业，握危势，若今之贤也，明通以足天纪，又当天宜，请陛下为之矣。然又未也者，又将谁须也？使为治，劳知虑，苦身体，乏驰骋钟鼓之乐，勿为可也，乐与今同耳。因加以常安，四望无患，因诸侯附亲轨道，致忠而信上耳；因上不疑其臣，无族罪，兵革不动，民长保首领耳；因德穷至远，近者匈奴，远者四荒，苟人迹之所能及，皆乡风慕义，乐为臣子耳；因天下富足，资财有余，人及十年之食耳；因民素朴，顺而乐从令耳；因官事甚约，狱讼盗贼可令?有耳。大数既得，则天下顺治，海内之气，清和咸理，则万生遂茂。晏子曰："唯以政顺乎神为可以益寿。"发子曰："至治之极，父无死子，兄无死弟，涂无襁褓之葬，各以其顺终。谷食之法，固百以是，则至尊之寿，轻百年耳，古者五帝，皆踰百岁。"以此言信之，因生为明帝，没则为明神，名誉之美，垂无穷耳。礼：祖有功，宗有德，始取天下为功，始治天下为德。因观成之庙，为天下太宗，承太祖，与天下汉长亡极耳。因卑不疑尊，贱不踰贵，尊卑贵贱，明若白黑，则天下之众不疑眩耳。因经纪本于天地，政法倚于四时，后世无变故，无易常，袭迹而长久耳。臣窃以为建久安之势，成长治之业，以承祖庙，以奉六亲，至孝也；以宰天下，以治群生，神民咸亿，社稷久飨，至仁也；立经陈纪，轻重周得，后可以为万世法，以后虽有愚幼不肖之嗣，犹得蒙业而安，至明也。寿并五帝，泽施至远，于陛下何损哉！以陛下之明通，因使少知治体者，得佐下风，致此治非有难也，陛下何不一为之？其具可素陈于前，愿幸无忽。臣谨稽之天地，验之往古，案之当时之务，日夜念此至孰也，虽使禹舜生而为陛下计，无以易此。

藩伤

夫树国必审相疑之势，下数被其殃，上数爽其忧，凶饥数动，彼必将有怪者生焉。祸之所罹，岂可豫知？故甚非所以安主上，非所以活大臣者也，甚非所以全爱子者也。

既已令之为藩臣矣，为人臣下矣，而厚其力，重其权，使有骄心而难服从也，何异于善砥镆?而予射子，自祸必矣。爱之，故使饱粱肉之味，玩金石之声，臣民之众，土地之博，足以奉养宿卫

其身。然而权力不足以徼幸，势不足以行逆，故无骄心，无邪行，奉法畏令，听从必顺，长生安乐，而无上下相疑之祸。活大臣，全爱子，孰精于此？

且藩国与制力非独少也。制令：其有子，以国其子；未有子者，建分以须之。子生而立，其身以子，夫将何失？于实无丧，而葆国无患，子孙世世，与汉相须，皆如长沙，可以久矣。所谓生死而肉骨，何以厚此？

藩强

窃迹前事，大抵强者先反。淮阴王楚最强，则最先反；韩王信倚胡，则又反；贯高因赵资，则又反；陈豨兵精强，则又反；彭越用梁，则又反；黥布用淮南，则又反；卢绾国比最弱，则最后反。长沙乃纔二万五千户耳，力不足以行逆，则功少而最完，埶疏而最忠，全骨肉。时长沙无故者，非独性异人也，其形势然矣。

曩令樊、郦、绛、灌据数十城而王，今虽以残亡可也。令韩信黥布彭越之伦，列为彻侯而居，虽至今存可也。然则天下大计可知已。欲诸王皆忠附，则莫若令如长沙；欲勿令菹醢，则莫若令如樊、郦、绛、灌；欲天下之治安，天子之无忧，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。力少则易使以义，国小则无邪心。

大都

昔楚灵王问范无宇曰："我欲大城陈、蔡、叶与不羹，赋车各千乘焉，亦足以当晋矣，又加之以楚，诸侯其来朝乎？"范无宇曰："不可。臣闻：大都疑国，大臣疑主，乱之媒也；都疑则交争，臣疑则并令，祸之深者也。今大城陈、蔡、叶与不羹，或不充，不足以威晋。若充之以资财，实之以重禄之臣，是轻本而重末也。臣闻尾大不掉，末大必折，此岂不施威诸侯之心哉？然终为楚国大患者，必此四城也。灵王弗听，果城陈、蔡、叶与不羹，实之以兵车，充之以大臣。是岁也，诸侯果朝。居数年，陈、蔡、叶与不羹，或奉公子弃疾内作难，楚国云乱，王遂死于干溪芊尹申亥之井。为计若此，岂不可痛也哉！悲夫！本细末大，弛必至心。时乎！时乎！可痛惜者此也。

天下之势，方病大尰，一胫之大几如要，一指之大几如股，恶病也，平居不可屈信，一二指搐，身固无聊也。失今弗治，必为锢疾，后虽有扁鹊，弗能为已。此所以窃为陛下患也。病非徒尰也，又苦?盭。元王之子，帝之从弟也。今之王者，从弟之子也。惠王之子，亲兄之子也。今之王者，兄子之子也。亲者或无分地，以安天下；疏者或专大权，以偪天子。臣故曰："非徒病尰也，又苦?盭。"可痛哭者，此病是也。

等齐

诸侯王所在之宫，卫织履蹲夷，以皇帝在所宫法论之。郎中谒者受谒取告，以官皇帝之法予之。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，以事皇帝之法罪之。曰一用汉法事诸侯王，乃事皇帝也。是则诸侯王乃埒至尊也。然则天子之与诸侯，臣之与下，宜撰然齐等若是乎？

天子之相，号为丞相，黄金之印；诸侯之相，号为丞相，黄金之印，而尊无异等，秩加二千石之上。天子列卿秩二千石，诸侯列卿秩二千石，则臣已同矣。人主登臣而尊，今臣既同，则法恶得不齐？天子卫御，号为大仆，银印，秩二千石；诸侯之御，号曰大仆，银印，秩二千石，则御已齐矣。御既已齐，则车饰具恶得不齐？天子亲号云太后，诸侯亲号云太后；天子妃号曰后，诸侯妃号曰后。然则诸侯何损，而天子何加焉？妻既已同，则夫何以异？天子宫门曰司马，阑入者为城旦；诸侯宫门曰司马，阑入者为城旦。殿门俱为殿门，阑入之罪亦俱弃市，宫墙门卫同名，其严一等，罪已钧矣。天子之言曰令，令甲令乙是也；诸侯之言曰令，令仪令言是也。天子卑号皆称陛下，诸

侯卑号皆称陛下。天子车曰乘舆，诸侯车曰乘舆，乘舆等也。然则所谓主者安居，臣者安在？

人之情不异，面目状貌同类，贵贱之别，非天根着于形容也。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，等级、势力、衣服、号令也。乱且不息，滑曼无纪，天理则同，人事无别。然则所谓臣主者，非有相临之具，尊卑之经也，特面形而异之耳。近习乎形貌然后能识，则疏远无所放，众庶无以期，则下恶能不疑其上？君臣同伦，异等同服，则上恶能不眩其下？孔子曰："长民者衣服不贰，从容有常，以齐其民，则民德一。"诗云："彼都人士，狐裘黄裳，行归于周，万民之望。"孔子曰："为上可望而知也，为下可类而志也。"则君不疑于其臣，而臣不惑于其君。而此之不行，沐渎无界，可为长大息者此也。

服疑

衣服疑者，是谓争先；泽厚疑者，是谓争赏；权力疑者，是谓争强；等级无限，是谓争尊。彼人者，近则冀幸，疑则比争。是以等级分明，则下不得疑；权力绝尤，则臣无冀志。故天子之于其下也，加五等，已往则以为臣；臣之于下也，加五等，已往则以为仆。仆亦臣礼也。然称仆不敢称臣者，尊天子、避嫌疑也。

制服之道，取至适至和以予民，至美至神进之帝。奇服文章，以等上下而差贵贱。是以高下异，则名号异，则权力异，则事势异，则旗章异，则符瑞异，则礼宠异，则秩禄异，则冠履异，则衣带异，则环佩异，则车马异，则妻妾异，则泽厚异，则宫室异，则床席异，则器皿异，则饮食异，则祭祀异，则死丧异。故高则此品周高，下则此品周下。加人者品此临之，埤人者品此承之。迁则品此者进，绌则品此者损。贵周丰，贱周谦，贵贱有级，服位有等，等级既设，各处其检，人循其度，擅退则让，上僭则诛。建法以习之，设官以牧之，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，望其章而知其势。使人定其心，各着其目，故众多而天下不眩，传远而天下识只。卑尊已着，上下已分，则人伦法矣。于是主之与臣，若日之与星。臣不几可以疑主，贱不几可以冒贵。下不凌等，则上位尊；臣不踰级，则主位安；谨守伦纪，则乱无由生。

益壤

陛下即不为千载之治安，知今之势，岂过一传再传哉。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，豪横而大强也，至其相与，特以纵横之约相亲耳。汉法令不可得行矣。今淮阳之比大诸侯，勲过黑子之比于面耳，岂足以为楚御哉？而陛下所恃以为藩捍者，以代淮阳耳。代北边与强匈奴为邻，勲自完足矣。唯皇太子之所恃者，亦以之二国耳。今淮阳之所有，适足以饵大国耳。方今制在陛下，制国命子，适足以饵大国，岂可谓工哉？

人主之行异布。衣布衣者，饰小行，竞小廉，以自托于乡党邑里。人主者，天下安社稷固不耳。故黄帝者，炎帝之兄也，炎帝无道，黄帝伐之涿鹿之野，血流漂杵，诛炎帝而兼其地，天下乃治。高皇帝瓜分天下，以王功臣，反者如猬毛而起，高皇帝以为不可，剽去不义诸侯，空其国，择良日，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，诸子毕王而天下乃安。故大人者，不怵小廉，不牵小行，故立大便以成大功。

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，其苦之甚矣。其欲有卒也，类良有所至逋走而归诸侯，殆不少矣。此终非可久以为奉地也。陛下岂如蚤便其势，且令他人守郡，岂如令子。臣之愚计，愿陛下举淮南之地以益淮阳。梁即有后，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，即无后患，代可徙而都睢阳。梁起新郑以北着之河，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，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。今所恃者，代、淮阳二国耳，皇太子亦恃之。如臣计，梁足以捍齐、赵，淮阳足以禁吴、楚，则陛下高枕而卧，终无山东之忧矣。臣窃以为此二世之利也。若使淮南久县属汉，特以资奸人耳，惟陛下幸少留意。

贾谊新书卷第二

权重

诸侯势足以专制，力足以行逆，虽令冠处女，勿谓无敢。势不足以专制，力不足以行逆，虽生夏育，有仇雠之怨，犹之无伤也。然天下当今恬然者，遇诸侯之俱少也。后不至数岁，诸侯偕冠，陛下且见之矣。岂不苦哉！力当能为而不为，畜乱宿祸，高拱而不忧，其纷也宜也，甚可谓不知且不仁。

夫秦日夜深惟，苦心竭力，以除六国之忧。今陛下力制天下，颐指如意而，故成六国之祸，难以言知矣。苟身常无意，但为祸未，在所制也。乱媒日长，孰视而不定，万年之后，传之老母弱子，使曹勃不宁制，可谓仁乎？

五美

海内之势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莫不从制。诸侯之君，敢自杀，不敢反，心知必菹醢耳。不敢有异心，辐凑并进，而归命天子。天子无可以徼幸之权，无起祸召乱之业，虽在细民，且知其安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。

割地定制，齐为若干国，赵楚为若干国，制既各有理矣，于是齐悼惠王之子孙王之分地尽而止，赵幽王、楚元王之子孙亦各以次受其祖之分地，燕、吴、淮南他国皆然。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，建以为国，空而置之，须其子孙生者，举使君之。诸侯之地，其削颇入汉者，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于彼也，所以数偿之。故一寸之地，一人之众，天子无所利焉，诚以定治而已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。

地制一定，宗室子孙，虑莫不王。制定之后，下无背叛之心，上无诛伐之志，上下欢亲，诸侯顺附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。

地制一定，则帝道还明，而臣心还正，法立而不犯，令行而不逆；贯高利几之谋不生，机奇启章之计不萌。细民乡善，大臣效顺，上使然也，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。

地制一定，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，待遗腹，朝委裘，而天下不乱，社稷长安，宗庙久尊，传之后世，不知其所穷。故当时大治，后世诵圣，一动而五美附，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？五美。

制不定

炎帝者，黄帝同父母弟也，各有天下之半。黄帝行道，而炎帝不听，故战涿鹿之野，血流漂杵。夫地制不得，自黄帝而以困。

以高皇帝之明圣威武也，既抚天下，即天子之位，而大臣为逆者乃几十发。以帝之势，身劳于兵闲，纷然几无天下者数矣。淮阴侯、韩王信、陈豨、彭越、黥布及卢绾皆功臣也，所尝爱信也，所爱化而为仇，所信反而为寇，可不怪也。地里蚤定，岂有此变？

陛下即位以来，济北一反，淮南为逆，今吴又见告，皆其薄者也。莫大诸侯，澹然而未有故者，天下非有固安之术也，特赖其尚幼偷猥之数也。且异姓负强而动者，汉已幸而胜之矣，又不易其所以然，同姓袭是迹而处，骨肉相动，又既有征矣。其势尽又复然，殃祸之变，未知所移，长此安穷？明帝尚不能以安，后世柰何！

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，而芒刃不顿者，所排击所剥割皆象理也。然至髋髀之所，非斤则斧矣。仁义恩厚，此人主之芒刃也；权势法制，此人主之斤斧也。势已定权已足矣，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，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。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，释斤斧之制，而欲婴以芒刃，臣以为刃不折则缺

耳，胡不用之淮南济北，势不可也。

审微

善不可谓小而无益，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，非以小善为一足以利天下，小不善为一足以乱国家也。当夫轻始而傲微，则其流必至于大乱也，是故子民者谨焉。

彼人也，登高则望，临深则窥，人之性，非窥且望也，势使然也。夫事有逐奸，势有召祸。老□曰："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。"管仲曰："备患于未形"，上也。语曰："焰焰弗灭，炎炎柰何，萌芽不伐，且折斧柯。"智禁于微，次也。事之适乱，如地形之惑人也，机渐而往，俄而东西易面，人不自知也。故墨子见衢路而哭之，悲一跬而缪千里也。

昔者卫侯朝于周，周行问其名，曰："卫侯辟强。"周行还之曰："启强、辟强，天子之号也，诸侯弗得用。"卫侯更其名曰毁，然后受之。故善守上下之分者，虽空名弗使踰焉。

古者周礼，天子葬用隧，诸侯县下。周襄王出逃伯斗，晋文公率师诛贼，定周国之乱，复襄王之位。于是襄王赏以南阳之地，文公辞南阳，即死得以隧下，襄王弗听，曰："周国虽微，未之或代也。天子用隧，伯父用隧，是二天子也。以地为少，余请益之。"文公乃退。

礼，天子之乐，宫县；诸侯之乐，轩县；大夫直县；士有琴瑟。叔孙于奚者，卫之大夫也。曲县者，卫君之乐体也。繁缨者，君之驾饰也。齐人攻卫，叔孙于奚率师逆之，大败齐师，卫于是赏以温。叔孙于奚辞温，而请曲县繁缨以朝，卫君许之。孔子闻之曰："惜乎！不如多与之邑。夫乐者，所以载国；国者，所以载君。彼乐亡而礼从之，礼亡而政从之，政亡而国从之，国亡而君从之。惜乎！不如多予之邑。"

宓子治亶父，于是齐人攻鲁，道亶父。始父老请曰："麦已熟矣，今迫齐寇，民人出自艾傅郭者，归可以益食，且不资寇。"三请，宓子弗听，俄而麦毕资乎齐寇。季孙闻之，怒，使人让宓子曰："岂不可哀哉！民乎，寒耕热耘，曾弗得食也。弗知犹可，闻或以告，而夫子弗听。"宓子蹴然曰："今年无麦，明年可树，令不耕者得获，是乐有寇也。且一岁之麦，于鲁不加强，丧之不加弱。令民有自取之心，其创必数年不息。"季孙闻之，惭，曰："使穴可入，吾岂忍见宓子哉！"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，其除乱谋也远，故邪不前达。

阶级

人主之尊，辟无异堂陛。陛九级者，堂高大几六尺矣。若堂无陛级者，堂高殆不过尺矣。天子如堂，群臣如陛，众庶如地，此其辟也。故堂之上，廉远地则堂高，近地则堂卑。高者难攀，卑者易陵，理势然也。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，内有公卿大夫士，外有公侯伯子男，然后有官师小吏，施及庶人，等级分明，而天子加焉，故其尊不可及也。

鄙谚曰："欲投鼠而忌器"，此善喻也。鼠近于器，尚惮而弗投，恐伤器也，况乎贵大臣之近于主上乎。廉丑礼节，以治君子，故有赐死而无戮辱，是以系、缚、榜、笞、髡、刖、黥、劓之罪，不及士大夫，以其离主上不远也。礼：不敢齿君之路马，蹴其刍者有罪，见君之几杖则起，遭君之乘舆则下，入正门则趋。君之宠臣，虽或有过，刑戮不加其身，尊君之势也，此则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，所以体貌群臣而厉其节也。今自王侯三公之贵，皆天子之改容而礼也，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，今与众庶徒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，然则堂下不亡陛乎？被戮辱者不太迫乎？廉耻不行也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，而有徒隶无耻之心乎？夫望夷之事，二世见当以重法者，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。

臣闻之曰："履虽鲜，弗以加枕；冠虽弊，弗以苴履。"夫尝以在贵宠之位，天子改容而尝体貌之矣，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，今而有过，令废之可也，退之可也，赐之死可也。若夫束缚之，系绁之，输之司空，编之徒官。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，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。夫卑贱者习

知尊贵者之事，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，非所以习天下也，非尊尊贵贵之化也。夫天子之所尝敬，众庶之所尝宠，死而死尔，贱人安宜得此而顿辱之哉。

豫让事中行之君，智伯伐中行，灭之，豫让移事智伯。及赵灭智伯，豫让釁面变容，吸炭变声，必报襄子，五起而弗中，襄子一夕而五易卧。人问豫让，让曰：“中行众人畜我，我故众人事之；智伯国士遇我，故为之国士用。”故此一豫让也，反君事雠，行若狗彘，已而折节致忠，行出乎烈士，人主使然也。故人主遇其大臣，如遇犬马，彼将犬马自为也；如遇官徒，彼将官徒自为也。顽顿无耻，奊苟无节，廉耻不立，则且不自好，则苟若而可，见利则趋，见便则夺。主上有败，困而揽之矣；主上有患，则吾苟免而已，立而观之耳。有便吾身者，则欺卖而利之耳，人主将何便于此！群下至众，而主至少也，所托财器职业者，率于群下也，但无耻，但苟安，则主最病。

故古者礼不及庶人，刑不至君子，所以厉宠臣之节也。古者大臣，有坐不廉而废者，不谓曰不廉，曰簠簋不饰；坐污秽男女无别者，不谓污秽，曰帷簿不修；坐罢软不胜任者，不谓罢软，曰下官不职。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，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，尚迁就而为之讳也。故其在大谴大诃之域者，闻谴诃则白冠牦缨，盘水加剑，造清室而请其罪尔。上弗使执缚系引而行也。其中罪者，闻命而自弛，上不使人颈盭而加也。其有大罪者，闻命则北面再拜，跪而自裁，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。曰子大夫自有过耳，吾遇子有礼矣。遇之有礼，故群臣自喜。厉以廉耻，故人务节行。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，而群臣不以节行而报其上者，即非人类也。

故化成俗定，则为人臣者，主尔忘身，国尔忘家，公尔忘私。利不苟就，害不苟去，唯义所在，主上之化也。故父兄之臣，诚死宗庙；法度之臣，诚死社稷；辅翼之臣，诚死君上；守卫捍敌之臣，诚死城廓封境。故曰圣人有金城者，比物此志也。彼且为我死，故吾得与之俱生；彼且为我亡，故吾得与之俱存。夫将为我危，故吾得与之皆安。顾行而忘利，守节而服义，故可以托不御之权，可以托五尺之孤，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。主上何丧焉？此之不为，而顾彼之行，故曰可为长大息者也。

贾谊新书卷第三

俗激

大臣之俗，特以牍书不报，小期会不答耳，以为大故，不可矣。天下之大指举之，而激俗流失，世坏败矣，因恬弗知怪，大故也。如刀笔之吏，务在筐箱，而不知大体，陛下又弗自忧，故如此哉。

夫邪俗日长，民相然席于无廉丑，行义非循也，岂为人子背其父，为人臣因忠于君哉？岂为人弟欺其兄，为人下因信其上哉？陛下虽有权柄事业，将何寄之？管子曰：“四维：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丑。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。”使管子愚无识人也，则可；使管子而少知治体，则是岂不可为寒心？今世以侈靡相竞，而上无制度，弃礼义，捐廉丑日甚，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。逐利乎否耳，虑非顾行也。今其甚者，刭大父矣，贼大母矣，踝妪矣，刺兄矣。盗者虑探柱下之金，掇寝户之帘，搴两庙之器，白昼大都之中，剽吏而夺之金。矫伪者出几拾万石粟，赋六百余万钱，乘传而行诸侯，此其无行义之尤至者已。其余猖蹶而趋之者，乃豕羊驱而往，是类管子谓四维不张者与，窃为陛下惜之。

以臣之意，吏虑不动于耳目，以为是时适然耳。夫移风易俗，使天下移心而向道，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，陛下又不自忧，窃为陛下惜之。夫立君臣，等上下，使父子有礼，六亲有纪，此非天之所为，人之所设也。夫人之所设，弗为不立，不植则僵，不循则坏。秦灭，四维不张，故君臣乖而相攘，上下乱僭而无差，父子六亲殃僇而失其宜，奸人并起，万民离畔，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。今四维犹未备也，故奸人冀幸，而众下疑惑矣。岂如今定经制，令主主臣臣，上下有差，父子六亲，各得其宜，奸人无所冀幸，群众信上，而不疑惑哉。此业一定，世世常安，而后有所持循矣。若夫经制不定，是犹渡江河无维楫，中流而遇风波也，船必覆矣。悲夫！备不豫具之也，可不察乎！

时变

秦国失理，天下大败，众掩寡，知欺愚，勇劫惧，壮凌衰，攻击夺者为贤，贵人善突盗者为忻，诸侯设谄而相饬，设輹而相绍者为知，天下乱至矣。是以大贤起之，威振海内，德从天下，曩之为秦者，今转而为汉矣。

今者何如？进取之时去矣，并兼之势过矣，胡以孝弟循顺为？善书而为吏耳，胡以行义礼节为？家富而出官耳，骄耻偏而为吏祭尊，黥劓者攘臂而为政，行惟狗彘也，苟家富财足，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。唯告罪昆弟，欺突伯父，逆于父母乎？然钱财多也，衣服循也，车马严也，走犬良也，矫诬而家美，盗贼而财多，何伤？欲交，吾择贵宠者而交之；欲势，择吏权者而使之。取妇嫁子，非有权势，吾不与婚姻，非贵有戚，不与兄弟，非富大家，不与出入，因何也？今俗侈靡，以出相骄，出伦踰等，以富过其事相竞。今世贵空爵而贱良，俗靡而尊奸富。民不为奸而贫，为里骂；廉吏释官，而归为邑笑；居官敢行奸而富，为贤吏；家处者犯法为利，为材士。故兄劝其弟，父劝其子，则俗之邪至于此矣。

商君违礼义，弃伦理，并心于进取，行之二岁，秦俗日败。秦人有子，家富子壮则出分，家贫子壮则出赘。假父耰鉏杖彗耳，虑有德色矣；母取瓢碗箕帚，虑立谇语。抱哺其子，与公并踞。妇姑不相说，则反唇而睨。其慈子嗜利，而轻简父母也，念罪非有伦理也，其不同禽兽懃焉耳。然犹并心而赴时者，曰功成而败义耳。蹶六国，兼天下，求得矣，然不知反廉耻之节，仁义之厚，信并兼之法，遂进取之业，凡十三岁而社稷为墟，不知守成之数，得之之术也。悲夫！

瑰玮

天下有瑰政于此，予民而民愈贫，衣民而民愈寒，使民乐而民愈苦，使民知而民愈不知避县网，甚可瑰也。今有玮术于此，夺民而民益富也，不衣民而民益暖，苦民而民益乐，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县网。陛下无意少听其数乎？

夫雕文刻镂，周用之物繁多，纤微苦窳之器，日变而起，民弃完坚，而务雕镂纤巧，以相竞高。作之宜一日，今十日不轻能成；用一岁，今半岁而弊。作之费日挟巧，用之易弊。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，是天下之所以困贫而不足也。故以末予民，民大贫；以本予民，民大富。

黼黻文绣纂组害女工，且夫百人作之，不能衣一人，方且万里，不轻能具，天下之力，势安得不寒？世以俗侈相耀，人慕其所不如，悚迫于俗愿，其所未至，以相竞高，而上非有制度也。今虽刑余鬻妾下贱，衣服得过诸侯，拟天子，是使天下公得冒主，而夫人务侈也。冒主务侈，则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。故以文绣衣民，而民愈寒，以褫民，民必暖，而有余布帛之饶矣。

夫奇巧末技商贩游食之民，形佚乐而心县愆，志苟得而行淫侈，则用不足而蓄积少矣。即遇凶旱，必先困穷迫身，则苦饥甚焉。今驱民而归之农，皆着于本，则天下各食于力，末技游食之民，转而缘南亩，则民安性劝业，而无县愆之心，无苟得之志，行恭俭蓄积，而人乐其所矣，故曰苦民而民益乐也。

世淫侈矣，饰知巧以相诈利者为知士，敢犯法禁昧大奸者为识理，故邪人务而日起，奸诈繁而不可止，罪人积下众多而无时已。君臣相冒，上下无辨，此生于无制度也。今去淫侈之俗，行节俭之术，使车舆有度，衣服器械各有制数。制数已定，故君臣绝尢，而上下分明矣。擅退则让，上僭者诛，故淫侈不得生，知巧诈谋无为起，奸邪盗贼自为止，则民离罪远矣。知巧诈谋不起，所谓愚，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罹县网。

孽产子

民卖产子，得为之绣衣编经履偏诸缘，入之闲中，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，后之所以庙而不以燕

也，而众庶得以衣弃妾。白縠之表，薄纨之里，緁以偏诸，美者黼绣，是古者天子之服也，今富人大贾召客者得以被墙。古者以天下奉一帝一后而节适，今富人大贾屋壁得为帝服，贾妇优倡下贱产子得为后饰，然而天下不屈者，殆未有也。且帝之身，自衣皁绨，而靡贾侈贵，墙得被绣，后以缘其领，孽妾以缘其履，此臣之所谓踳也。

且试观事理夫百人作之，不能衣一人也，欲天下之无寒，胡可得也？一人耕之，十人聚而食之，欲天下之无饥，胡可得也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，欲其无为奸邪盗贼，不可得也。国已素屈矣，奸邪盗贼特须时尔，岁适不为，如云而起耳。若夫不为见室满，胡可胜抚也？夫錞此而有安上者，殆未有也。

今也平居则无茈施，不敬而素宽，有故必困。然而献计者类曰："无动为大耳。"夫无动而可以振天下之败者，何等也？曰为大，治，可也；若为大，乱，岂若其小？悲夫！俗至不敬也，至无等也，至冒其上也，进计者犹曰无为，可为长大息者此也。

铜布

铜布于下，为天下菑，何以言之？铜布于下，则民铸钱者，大抵必杂石鈆铁焉，黥罪日繁，此一祸也。铜布于下，伪钱无止，钱用不信，民愈相疑，此二祸也。铜布于下，采铜者弃其田畴，家铸者损其农事，谷不为则邻于饥，此三祸也。故不禁铸钱，则钱常乱，黥罪日积，是陷阱也。且农事不为，有疑为菑，故民铸钱，不可不禁。上禁铸钱，必以死罪。铸钱者禁则钱必还重，钱重则盗铸钱者起，则死罪又复积矣，铜使之然也。故铜布于下，其祸博矣。

今博祸可除，七福可致。何谓七福？上收铜，勿令布下，则民不铸钱，黥罪不积，一。铜不布下，则伪钱不繁，民不相疑，二。铜不布下，不得采铜，不得铸钱，则民反耕田矣，三。铜不布下，毕归于上，上挟铜积以御轻重，钱轻则以术敛之，钱重则以术散之，则钱必治，货物必平矣，四。挟铜之积，以铸兵器，以假贵臣，小大多少，各有制度，以别贵贱，以差上下，则等级明矣，五。挟铜之积，以临万货，以调盈虚，以收倍羡，则官必富，而末民困矣，六。挟铜之积，制吾弃财，以与匈奴逐争其民，则敌必坏矣。此谓之七福。

故善为天下者，因祸而为福，转败而为功，今顾退七福而行博祸，可为长大息者，此其一也。

壹通

所谓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，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。天子之制在陛下，今大诸侯多其力，因建关而备之，若秦时之备六国也。岂若定地势，使无可备之患。因行兼爱无私之道，罢关一通，天下无以区区独有关中者，所为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，岂不曰诸侯得众则权益重，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，故明为之法，无资诸侯。于臣之计，疏山东，孽诸侯，不令似一家者，其精于此矣。岂若一定地制，令诸侯之民，人骑二马，不足以为患，益以万夫，不足以为害。今不定大理，数起禁，不服人心，害兼覆之义，不便。

天子都长安，而以淮南东南边为奉地，弥道数千，不轻致输，郡或乃越诸侯，而有免侯之地，于远方调均发征，又且必同。大国包小国为境，小国阔大国而为都，小大驳跞，远近无衰，天子诸侯封畔之无经也，至无状也，以藩国资强敌，以列侯饵篡夫，至不得也。陛下奈何久不正此？

属远

古者天子地方千里，中之而为都，输将繇使，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。公侯地百里，中之而为都，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。输将者不苦其劳，繇使者不伤其费，故远方人安其居，士民皆有驩乐其上，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。

及秦而不然，秦不能分尺寸之地，欲尽自有之耳。输将起海上而来，一钱之赋耳，十钱之费，弗轻能致也，上之所得者甚少，而民毒苦之甚深，故陈胜一动，而天下不振。

今汉越两诸侯之中分，而乃以庐江之为奉地，虽秦之远边，过此不远矣。令此不输将不奉主，非奉地义也，尚安用此而久县其心哉？若令此如奉地之义，是复秦之迹也，窃以为不便。夫淮南窳民贫乡也，繇使长安者，自悉以补，行中道而衣行胜已羸弊矣，强提荷弊衣而至，虑非假贷自诣，非有以所闻也。履蹻不数易，不足以至，钱用之费称此，苦甚。窃以所闻，县令丞相归休者，虑非甚强也，不见得从者。夫行数千里，绝诸侯之地，而县属汉，其势终不可久。汉往者，家号泣而送之；其来繇使者，家号泣而遣之，俱不相欲也。甚苦属汉而欲王，类至甚也，逋遁而归诸侯者，类不少矣。陛下不如蚤定，毋以资奸人。

亲疏危乱

陛下有所不为矣，臣将不敢不毕陈事制。假令天下如曩也，淮阴侯尚王楚，黥布王淮南，彭越王梁，韩信王韩，张敖王赵，贯高为相，卢绾王燕，陈豨在代，令六七诸公皆无恙，案其国而居。当是时，陛下即天子之位，试能自安乎哉？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。天下殽乱，高皇帝与诸侯并肩而起，非有侧室之势，以豫席之也，诸侯率幸者乃得为中涓，其次仅得为舍人。高皇帝南面称帝，诸公皆为臣，材之不逮，至远也。高皇帝五年即天子之位，割膏腴之地，以王有功之臣，多者百余城，少者乃三四十县，德至渥也。然其后十年之间，反者九起，几无天下者五六。陛下之与诸公也，非亲角材而臣之也，又非身封王之也，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，陛下独安能以是自安也？

然尚有可诿者，曰疏。臣请试言其亲者。假令悼惠王王齐，元王王楚，中山王王赵，幽王王淮阳，共王王梁，灵王王燕，厉王王淮南，六七贵人皆无恙，各案其国而居。当是时，陛下即天子之位，能为治乎？臣又窃知陛下之不能也。诸侯王虽名为人臣，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，虑无不宰制而天子自为者。擅爵人，赦死罪，甚者或戴黄屋。汉法非立，汉令非行也。虽离道如淮南王者，令之安肯听？召之焉可致？幸而至，法安可得尚？动一亲戚，天下环视而起，天下安可得制也？陛下之臣，虽有悍如冯敬者，乃启其口，匕首已陷于胸矣。陛下虽贤，谁与领此？故疏必危，亲必乱。（陛下之因今以为治安，柰何知其必且危乱也！然且吟(齿休)而坚控守之，为何如制以(纟靡)相悬。）忧民王者之法，民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，九年而余三年之食，三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。故禹水九年，汤旱七年，甚也，野无青草，而民无饥色，道无乞人，岁复之后，犹禁陈耕。古之为天下，诚有具也。王者之法，国无九年之蓄，谓之不足；无六年之蓄，谓之急；无三年之蓄，曰国非其国也。

今汉兴三十年矣，而天下愈屈，食至寡也，陛下不省邪？未获年，富人不贷，贫民且饥，天时不收，请卖爵鬻子，既或闻耳。曩顷不雨，令人寒心，壹雨尔，虑若更生。天下无蓄，若此甚极也。其在王法谓之何？必须困至乃虑，穷至乃图，不亦晚乎！

然则所谓国无人者，何谓也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，岂不在于陛下者哉。上弗自忧，将以谁偷？五岁小康，十岁一凶，三十岁而一大康，盖曰大数也。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，天下何以相救，卒然边境有数十万之众，聚天下将何以馈之矣？兵旱相承，民填沟壑，剽盗攻击者，兴继而起，中国失救，外敌必骇，一日而及，此之必然。且用事之人，未必此省，为人上弗自忧，魄然事困，乃惊而督下，曰："此天也，可柰何？"事既无如之何及。方今始秋时，可善为。陛下少闲，可使臣从丞相御史计之。

解县

天下之势，方倒县，窃愿陛下省之也。凡天子者，天下之首也，何也？上也。蛮夷者，天下之足也，何也？下也。蛮夷征令，是主上之操也，天子共贡，是臣下之礼也。足反居上，首顾居下，是倒县之势也。天下倒县，莫之能解，犹为国有人乎？

非特倒县而已也，又类躄且病痱。夫躄者一面病，痱者一方痛。今西郡北郡，虽有长爵，不轻得复，五尺已上，不轻得息，苦甚矣。中地左戍，延行数千里，粮食馈饟，至难也。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卧，将吏戍者，或介胄而睡，而匈奴欺侮侵掠，未知息时，于焉望信威广德，难。臣故曰："一方病矣，医能治之。"而上弗肯使也。天下倒县甚苦矣，窃为陛下惜之。

进谏者类以为是，困不可解也，无具甚矣。陛下肯幸听臣之计，请陛下举中国之祸，而从之匈奴。中国乘其岁而富强，匈奴伏其辜而残亡，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，伏中行说而笞其背，举匈奴之众，唯上之令。陛下威惮大信，德义广远，据天下而必固，称高号诚所宜，俛视中国，远望四夷，莫不如志矣。然后退斋三日，以报高庙，令天下无愚智男女皆曰："皇帝果大圣也。"胡忍以陛下之明，承天下之资，而久为戎人欺傲，若此可谓国无人矣。

威不信

古之正义，东西南北，苟舟车之所达，人迹之所至，莫不率服，而后云天子。德厚焉，泽湛焉，而后称帝。又加美焉，而后称皇。今称号甚美，而实不出长城，彼非特不服也，又大不敬。边长不宁，中长不静，譬如伏虎，见便必动，将何时已！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，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于匈奴，窃为陛下不足。且事势有甚逆者焉，天子者，天下之首也，何也？上也。蛮夷者，天下之足也，何也？下也。蛮夷征令，是主上之操也；天子共贡，是臣下之礼也。足反居上，首顾居下，是倒植之势也。天下之势倒植矣，莫之能理，犹为国有人乎？德可远施，威可远加，舟车所至，可使如志，而特扪然数百里而威令不信，可为流涕者此也。

贾谊新书卷第四

匈奴

窃料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，五口而出介卒一人，五六三十，此即户口三十万耳，未及汉千石大县也。而敢岁言侵盗，屡欲亢礼，妨害帝义，甚非道也。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试理此，将为陛下以耀蝉之术振之。为此立一官，置一吏，以主匈奴，诚能此者，虽以千石居之可也。陛下肯听其事计，令中国日治，匈奴日危，大国大富，匈奴适亡。咤犬马行，理势然也。将必以匈奴之众，为汉臣民，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，列处之塞外，自陇西延至辽东，各有分地以卫边，使备月氏灌窳之变，皆属之直郡，然后罢戎休边，民天下之兵。帝之威德，内行外信，四方悦服，则愚臣之志快矣。不然，帝威不遂，心与嘿嘿。窃闻匈奴当今遂羸，此其示武昧利之时也。而隆义渠东胡诸国，又颇来降。以臣之愚，匈奴且动，疑将一材而出奇，厚贽以责，汉不大兴不已，旁午走急，数十万之众，积于北方，天下安得食而馈之？临事而重困，则难为工矣，陛下何不蚤图。

建国者曰："匈奴不敬，辞言不顺，负其众庶，时为寇盗，挠边境，扰中国，数行不义，为我狡猾，为此柰何？"对曰："臣闻强国战智，王者战义，帝者战德。故汤祝网而汉阴降，舜舞干羽而南蛮服。今汉帝中国也，宜以厚德怀服四夷，举明义博示远方，则舟车之所至，人力之所及，莫不为畜，又孰敢纷然不承帝意？"臣为陛下建三表，设五饵，以此与单于争其民，则下匈奴犹振槁也。夫无道之人，何宜敢捍此其久，陛下肯幸用臣之计，臣且以事势谕天子之言，使匈奴大众之信陛下也，为通言耳，必行而弗易。梦中许人，觉且不背其信，陛下已诺，若日出之灼灼。故闻君一言，虽有微远，其志不疑，仇雠之人，其心不殆，若此则信谕矣，所图莫不行矣。一表。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，令匈奴之自视也，苟胡面而戎状者，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，犹弱子之 慈母也，若此则爱谕矣。一表。臣又且谕陛下之好，令胡人之自视也，苟其技之所长与其所工，一可以当天子之意，若此则好谕矣。一表。爱人之状，好人之技，人道，信为大操，帝义也。爱好有实，已诺可期，十死一生，彼必将至，此谓三表。

凡赏于国者，此不可以均。赏均则国窾，而赏薄不足以动人。故善赏者踔之，驳轹之，从而时厚之，令视之足见也，诵之足语也，乃可倾一国之心。陛下幸听臣之计，则臣有余财。匈奴之来者，家长已上，固必衣绣，家少者必衣文锦，将为银车五乘，大雕画之，驾四马，载绿盖，从数骑，御骖乘。且虽单于之出入也，不轻都此矣。令匈奴降者，时时得此而赐之耳。一国闻之者见之者，希心而相告，人人冀幸，以为吾至亦可以得此，将以坏其目。一饵。匈奴之使至者，若大降者也，大众之所聚也，上必有所召赐食焉。饭物故四五盛，美胾膹炙，肉具醯醢。方数尺于前，令一人坐此，胡人欲观者，固百数在旁，得赐者之喜也，且笑且饭，味皆所嗜而所未尝得也。令来者时时得此而飨之耳，一国闻之者见之者，垂涎而相告，人悇憛其所自，以吾至亦将得此，将以此坏其口。一饵。降者之杰也，若使者至也，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。令得召其知识，胡人之欲观者勿禁。令妇人傅白墨黑，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，或薄或揜，为其胡戏，以相饭。上使乐府幸假之但乐，吹箫鼓鼗，倒挈面者更进，舞者蹈者时作。少闲击鼓，舞其偶人昔时乃为戎乐携手胥强上客之，后妇人先后扶侍之者固十余人，使降者时或得此而乐之耳。一国闻之者见之者，希盱相告，人人忣忣，唯恐其后来至也，将以此坏其耳。一饵。凡降者，陛下之所召幸，若所以约致也，陛下必时有所富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，善厨处，大囷京，厩有编马，库有阵车，奴婢诸婴儿畜生具，令此时大具，召胡客，飨胡使，上幸令官助之，具假之乐。令此其居处乐虞囷京之畜，皆过其故。王虑出其单于，或时时赐此而为家耳。匈奴一国倾心而冀，人人忣忣，唯恐其后来至也，将以此坏其腹。一饵。于来降者，上必时时而有所召幸拊循，而后得入官。夫胡大人难亲也，若上于胡婴儿及贵人子好可爱者，上必召幸大数十人，为此绣衣好闲，且出则从，居则更侍。上即飨胡人也，大觳抵也，客胡使也，力士武士固近侍傍，胡婴儿得近侍侧，胡贵人更进得佐酒前，上乃幸自御此薄，使付酒钱，时人偶之。为闲则出绣衣具带服宾余，时以赐之。上即幸拊胡婴儿，捣遒之，戏弄之，乃授炙，幸自啖之，出好衣闲，且自为赣之。上起胡婴儿，或前或后。胡贵人既得奉酒，出则服衣佩绶，贵人而立于前，令数人得此而居耳。一国闻者见者，希盱而欲，人人忣忣，惟恐其后来至也。将以此坏其心。一饵。故牵其耳，牵其目，牵其口，牵其腹，四者已牵，又引其心，安得不来下胡抑抎也。此谓五饵。

若夫大变之应，大约以权决塞因宜而行，不可豫形，尊翁主，重相室，多其长吏，众门大夫皆谋士也，必足之财，且用吾人，且用其尊，观其限，窥其谋，中外符节，适(纟茸)拘也。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此？故三表已谕，五饵既明，则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。使单于寝不聊寐，食不甘口，挥剑挟弓，而蹲穹庐之隅，左视右视，以为尽仇也。彼其群臣，虽欲毋走，若虎在后，众欲无来，恐或轩之，此谓势然。其贵人之见单于，犹迕虎狼也，其南面而归汉也，犹弱子之慕慈母也。其众之见将吏，犹噩迕仇雠也，南乡而欲走汉，犹水流下也。将使单于无臣之使，无民之守，夫恶得不系颈顿颡请归陛下之义哉？此谓战德。

彼匈奴见略，且引众而远去，连此有数。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，愿上遣使厚与之和，以不得已，许之大市。使者反，因于要险之所多为凿开，众而延之，关吏卒使足以自守。大每一关，屠沽者、卖饭食者、美臛炙膹者，每物各一二百人，则胡人着于长城下矣。是王将强北之必攻其王矣。以匈奴之饥，饭羹啖膹炙，(口军)多饮酒，此则亡竭可立待也。赐大而愈饥，多财而愈困，汉者所希心而慕也，则匈奴贵人以其千人至者，显其二三，以其万人至者，显其十余人。夫显荣者，招民之机也。故远期五岁，近期三年之内，匈奴亡矣。此谓德胜。

或曰："建三表，明五饵，盛资翁主，禽敌国而后止，费至多也，恶得财用而足之？"对曰："请无敢费御府铢金尺帛，然而臣有余资。"问曰："何以？"对曰："国有二族，方乱天下，甚于匈奴之为边患也。使上下踳逆，天下窾贫，盗贼罪人蓄积无已，此二族为祟也。上去二族，弗使乱国，天下治富矣。臣赐二族，使祟匈奴，过足言者。"

或曰："天子下临，人民宦之。"曰："苟或非天子民，尚岂天子也。诗曰：'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'王者天子也，苟舟车之所至，人迹之所及，虽蛮夷戎狄，孰非天子之所哉？而慉渠颇率天子之民，以不听天子，则慉渠大罪也。今天子自为怀其民，天子之理也，岂下临人之民哉？

势卑

匈奴侵甚侮甚，遇天子至不敬也，为天下患至无已也。以汉而岁致金絮缯彩，是入贡职于蛮夷也，顾为戎人诸侯也，势既卑辱，而祸且不息，长此何穷？陛下胡忍以帝皇之号，特居此？

臣窃料匈奴之众，不过汉一千石大县。以天下之大，而困于一县之小，甚窃为执事羞之。陛下有意，胡不使臣一试理此？夫胡人于古小诸侯之所铚权而服也，奚宜敢悍若此？以臣为属国之官，以主匈奴，因幸行臣之计，半岁之内，休屠饭失其口矣。少假之闲，休屠系颈以草，膝行顿颡，请归陛下之义，唯上财幸，而后复罢属国之官。臣赐归伏田庐，不复洿末廷，则忠臣之志快矣。今不獡猛兽而獡田彘，不搏反寇而搏蓄菟。所獡得毋小，所搏得毋不急乎？玩细虞，不图大患，非所以为安。

淮难

窃恐陛下接王淮南王子，曾不与如臣者孰计之也。淮南王之悖逆亡道，陛下为顿颡谢罪皇太后之前，淮南王曾不诮让，敷留之罪无加身者。舍人横制等室之门，追而赦之，吏曾不得捕。主人于天子国横行，不辜而无谴，乃赐美人，多载黄金而归。侯邑之在其国者，毕徙之佗所。陛下于淮南王，不可谓薄矣。然而淮南王，天子之法咫蹂促而弗用也，皇帝之令，咫批倾而不行，天下孰不知？天子选功臣有职者以为之相吏，王仅不踏蹴而逐耳，无不称病而走者，天下孰弗知？日接持怨言，以诽谤陛下之为，皇太后之馈赐，逆拒而不受，天子使者奉诏而弗得见，僵卧以发诏书，天下孰不知？聚罪人奇狡少年，通栈奇之徒启章之等，而谋为东帝，天下孰弗知？淮南王罪已明，陛下赦其死罪，解之金道，以为之神，其人自病死，陛下何负天下大指？孰能以王之死为不当？陛下无负也。

如是，咫淮南王，罪人之身也，淮南子，罪人之子也，奉尊罪人之子，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，无解细于前事。且世人不以肉为心则已，若以肉为心，人之心可知也。今淮南子，少壮闻父辱状，是立咫泣洽衿，卧咫泣交项，肠至腰肘，如缪维耳，岂能须臾忘哉？是而不如是，非人也。陛下制天下之命，而淮南王至如此极，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归其怨尔。特曰势未便，事未发，含乱而不敢言，若诚其心，岂能忘陛下哉！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，报大父与诸伯父叔父也，令尹子西司马子綦皆亲群父也，无不尽伤。昔者白公之为乱也，非欲取国代王也，为发愤快志尔。故挟匕首以冲仇人之匈，固为要俱靡而已耳，固非冀生也。

今淮南土虽小，黥布尝用之矣，汉存特幸耳。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，于策安便？虽割而为四，四子一心也。豫让为智伯报赵襄子，五起而不取者，无他，资力少也。子胥之报楚也，有吴之众也；白公成乱也，有白公之众也；阖闾富故，然使专诸刺吴王僚；燕太子丹富故，然使荆轲杀秦王政。今陛下将尊不亿之人，与之众积之财，此非有白公、子胥之报于广都之中者，即疑有专诸、荆轲起两柱之闲，其策安便哉？此所谓假贼兵、为虎翼者，愿陛下少留意计之。

无蓄

禹有十年之蓄，故免九年之水；汤有十年之积，故胜七岁之旱。夫蓄积者，天下之大命也。苟粟多而财有余，何向而不济？以攻则取，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，怀柔附远，何招而不至？

管子曰："仓廪实，知礼节；衣食足，知荣辱。"民非足也，而可治之者，自古及今，未之尝闻。古人曰："一夫不耕，或为之饥；一妇不织，或为之寒。"生之有时，而用之无节，则物力必屈。古之为天下者至悉也，故其蓄积足恃。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众，是天下之大残也；从生之害者甚盛，是天下之大贼也；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长，是天下之大祟也。残贼公行，莫之或止，大命泛败，莫之振救。生之者甚少，而靡之者甚众，天下之势，何以不危？汉之为汉几四十岁矣，公私之积，犹可哀痛也。故失时不雨，民且狼顾矣。岁恶不入，请卖爵鬻子，既或闻耳矣。安有为天下阽危若

此，而上不惊者！

世之有饥荒，天下之常也，禹汤被之矣。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，国何以相恤？卒然边境有急，数十百万之众，国何以馈之矣？兵旱相乘，天下大屈，勇力者聚徒而横击，罢夫羸老，易子孙而?其骨，政法未毕通也，远方之疑者并举而争起矣。为人上者，乃试而图之，岂将有及乎？可以为富安天下，而直以为此廪廪也，窃为陛下惜之。

铸钱

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钱，敢杂以铅铁为他巧者，其罪黥，然铸钱之情，非殽鈆铁及石杂铜也，不可得赢，而殽之甚微，其利甚厚，名曰顾租公铸法也，而实皆黥罪也。有法若此，上将何赖焉？

夫事有召祸，而法有起奸。今令细民操造币之势，各隐屏其家而铸作，因欲禁其厚利微奸，虽黥罪日报，其势不止，为民设阱，孰积于是？曩禁铸钱，死罪积下；今公铸钱，黥罪积下，虽少异乎，末具也。民方陷溺，上且弗救乎？

且世民用钱，县异而郡不同。或用轻钱，百加若干。或用重钱，平称不受。法钱不立，吏急而一之乎？则大烦苛而民弗任，且力不能而势不可施。纵而弗苛乎？则郡县异而市肆不同，小大异用，钱文大乱。夫苟非其术，则何向而可哉？

夫农事不为，而采铜日蕃，释其耒耨，冶镕炉炭，奸钱日繁，正钱日亡，善人怵而为奸邪，愿民陷而之刑僇，黥罪繁积，吏民且日斗矣。将甚不祥，柰何而忽？国知患此，吏议必曰：“禁之。”禁之不得其术，其伤必大，何以圉之？令禁铸钱，钱必还重，四钱之粟，必还二钱耳。重则盗铸钱如云而起，则弃市之罪，又不足以禁矣。奸不胜而法禁数溃，铜使之然也。

贾谊新书卷第五

傅职

或称春秋，而为之耸善而抑恶，以革劝其心。教之礼，使知上下之则；或为之称诗而广道显德，以驯明其志；教之乐，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；教之语，使明于上世，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；教之故志，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；教之任术，使能纪万官之职任，而知治化之仪；教之训典，使知族类疏戚，而隐比驯焉。此所谓学太子以圣人之德者也。

或明惠施以道之忠，明长复以道之信，明度量以道之义，明等级以道之礼，明恭俭以道之孝，明敬戒以道之事，明慈爱以道之仁，明僩雅以道之文，明除害以道之武，明精直以道之罚，明正德以道之赏，明斋肃以道之教，此所谓教太子也。

左右前后，莫非贤人以辅相之，摠威仪以先后之，摄体貌以左右之，制义行以宣翼之，章恭敬以监行之，勤劳以劝之，孝顺以内之，敦笃以固之，忠信以发之，德言以扬之，此所谓顺者也，此傅人之道也，非贤者不能行。

天子不谕于先圣人之德，不知君国畜民之道，不见礼义之正，不察应事之理，不博古之典传，不僩于威仪之数，诗书礼乐无经，天子学业之不法，凡此其属太师之任也，古者齐太公职之。

天子不恩于亲戚，不惠于庶民，无礼于大臣，不忠于刑狱，无经于百官，不哀于丧，不敬于祭，不诫于戎事，不信于诸侯，不诚于赏罚，不厚于德，不强于行，赐予侈于左右近臣，?授于疏远卑贱，不能惩忿忘欲，大行大礼大义大道，不从太师之教，凡此其属太傅之任也，古者鲁周公职之。

天子处位不端，受业不敬，教诲讽诵诗书礼乐之不经不法不古，言语不序，音声不中律，将学趋让进退即席不以礼，登降揖让无容，视瞻俯仰周旋无节，妄咳唾数顾趋行，色不比顺，隐琴肆瑟，凡此其属太保之任也，古者燕召公职之。

天子燕辟废其学，左右之习诡其师。荅远方诸侯，遇贵大人，不知大雅之辞；荅左右近臣，不

知已诺之适，简问小诵之不博不习，凡此其属少师之任也，古者史佚职之。

天子居处出入不以礼，衣服冠带不以制，御器在侧不以度，杂彩从美不以章，忿怒说喜不以义，赋与?让不以节，小行小礼小义小道，不从少师之教：凡此其属少傅之任也。

天子居处燕私安所易，乐而湛，夜漏屏人而数，饮酒而醉，食肉而饱，饱而强食，饥而惏，而暍，寒而懦，寝而莫宥，坐而莫侍，行而莫先莫后。帝自为开户，自取玩好，自执器皿，亟顾还面，而器御之不举不臧，折毁丧伤，凡此其属少保之任也。

干戚戈羽之舞，管钥琴瑟之会，号呼歌谣，声音不中律，燕乐雅讼逆乐序，凡此其属，诏工之任也。

不知日月之不时节，不知先王之讳与国之大忌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，凡此其属太史之任也。

保傅

殷为天子二十余世，而周受之；周为天于三十余世，而秦受之；秦为天子，二世而亡。人性非甚相远也，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长，而秦无道之暴也，其故可知也。

古之王者，太子初生，固举以礼，使士负之，有司斋肃端冕，见之南郊，见于天也。过阙则下，过庙则趋，孝子之道也。故自为赤子，而教固已行矣。昔者，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，召公为太保，周公为太傅，太公为太师。保，保其身体；傅，傅之德义；师，道之教训，三公之职也。于是为置三少，皆上大夫也。曰少保、少傅、少师，是与太子燕者也。故孩提有识，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，逐去邪人，不使见恶行。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，以卫翼之，使与太子居处出入。故太子初生而见正事，闻正言，行正道，左右前后皆正人也。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，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；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，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。故择其所嗜，必先受业，乃得尝之；择其所乐，必先有习，乃得为之。孔子曰："少成若天性，习贯如自然。"是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。

及太子少长，知好色，则入于学，学者所学之官也。《学礼》曰："帝入东学，上亲而贵仁，则亲疏有序，而恩相及矣。帝入南学，上齿而贵信，则长幼有差，而民不诬矣。帝入西学，上贤而贵德，则圣智在位，而功不遗矣。帝入北学，上贵而尊爵，则贵贱有等，而下不踰矣。帝入太学，承师问道，退习而考于太傅，太傅罚其不则，而匡其不及，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。"此五学者，既成于上，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。学成治就，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。

及太子既冠成人，免于保傅之严，则有司直之史，有亏膳之宰。天子有过，史必书之。史之义，不得书过则死，而宰收其膳。宰之义，不得收膳则死。于是有进善之旌，有诽谤之木，有敢谏之鼓。瞽史诵诗，工诵箴谏，大夫进谋，士传民语。习与智长，故切而不愧，化与心成，故中道若性，是殷周之所以长有道也。

三代之礼，天子春朝朝日，秋暮夕月，所以明有敬也。春秋入学，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，所以明有孝也。行以鸾和，步中采茅，趋中肆夏，所以明有度也。其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其死，闻其声，不尝其肉，故远庖厨，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。食以礼，彻以乐，失度则史书之，工诵之，三公进而读之，宰夫减其膳，是天子不得为非也。明堂之位曰：笃仁而好学，多闻而道顺。天子疑则问，应而不穷者谓之道。道者，道天子以道者也。常立于前，是周公也。诚立而敢断，辅善而相义者谓之辅。辅者，辅天子之意者也。常立于左，是太公也。洁廉而切直，匡过而谏邪者谓之拂。拂者，拂天子之过者也。常立于右，是召公也。博闻强记，捷给而善对者谓之承。承者，承天子之遗忘者也。常立于后，是史佚也。故成王中立听朝，则四圣维之。是以虑无失计，而举无过事，殷周之所以长久者，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。

及秦而不然，其俗固非贵辞让也，所上者告讦也；固非贵礼义也，所上者刑罚也。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，所习者非斩劓人，则夷人之三族也。故今日即位，明日射人。忠谏者谓之诽谤，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。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，岂胡亥之性恶哉？其所以习道之者，非理故也。

鄙谚曰："不习为史，而视已事。"又曰："前车覆而后车戒。"夫殷周之所以长久者，其已事可知也，然而不能从，是不法圣智也。秦之亟绝者，其轨迹可见也，然而不避，是后车又覆也。夫存亡之反，治乱之机，其要在是矣。天下之命，县于太子。太子之善，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。心未滥而先谕教，则化易成也。夫开于道术，知义之指，则教之功也。若其服习积贯，则左右而已矣。夫胡越之人，生而同声，嗜欲不异，及其长而成俗也，累数译而不能相通，行有虽死而不相为者，则教习然也。臣故曰："选左右蚤谕教最急。"夫教得而左右正，则太子正矣，太子正而天下定矣。书曰："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。"此时务也。

连语

纣，圣天子之后也，有天下而宜然，苟背道弃义，释敬慎而行骄肆，则天下之人，其离之若崩，其背之也，不约而若期。夫为人主者，诚奈何而不慎哉！纣将与武王战，纣陈其卒，左臆右臆，鼓之不进，皆还其刃，顾以乡纣也。纣走还于寝庙之上，身斗而死，左右弗肯助也。纣之官卫，舆纣之躯，弃之玉门之外。民之观者，皆进蹴之，蹈其腹，蹶其肾，践其肺，履其肝，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，民之观者，攘帷而入，提石之者，犹未肯止，可悲也！夫埶为民主，直与民为仇，殃忿若此！夫民尚践盘其躯，而况有其民政教乎！臣窃闻之曰："善不可谓小而无益，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。"夫牛之为胎也，细若鼷鼠。纣损天下，自象箸始。故小恶大恶，一类也。过败虽小，皆己之罪也。周谚曰："前车覆而后车戒。"今前车已覆矣，而后车不知戒，不可不察也。

梁尝有疑狱，半以为当罪，半以为不当。梁王曰："陶朱之叟，以布衣而富侔国，是必有奇智。"乃召朱公而问之曰："梁有疑狱，吏半以为当罪，半以为不当，虽寡人亦疑焉，吾决是奈何？"朱公曰："臣鄙人也，不知当狱。然臣家有二白璧，其色相如也，其径相如也，其泽相如也，然其价也，一者千金，一者五百金。"王曰："径与色泽皆相如也，一者千金，一者五百金，何也？"朱公曰："侧而视之，其一者厚倍之，是以千金。"王曰："善。"故狱疑则从去，赏疑则从予，梁国说。以臣谊窃观之，墙薄咫亟坏，缯薄咫亟裂，器薄咫亟毁，酒薄咫亟酸。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，殆未有也。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，臣窃以为厚之而可耳。

抑臣又窃闻之曰："有上主者，有中主者，有下主者。上主者，可引而上，不可引而下；下主者，可以引而下，不可引而上；中主者，可引而上，可引而下。"故上主者，尧舜是也。夏禹契后稷，与之为善则行；鲧讙兜，欲引而为恶则诛。故可与为善，而不可与为恶。下主者，桀纣是也。推侈恶来，进与为恶则行，比干龙逢，欲引而为善，则诛。故可与为恶，而不可与为善。所谓中主者，齐桓公是也。得管仲隰朋，则九合诸侯；竖貂子牙，则饿死胡宫，虫流而不得葬。故材性乃上主也，贤人必合，而不肖人必离，国家必治无可忧者也。若材性下主也，邪人必合，贤正必远，坐而须亡耳，又不可胜忧矣。故其可忧者，唯中主尔。又似练丝，染之蓝则青，染之缁则黑。得善佐则存，不得善佐则亡。此其不可不忧者耳。诗云："芃芃棫朴，薪之槱之，济济辟王，左右趋之。"此言左右日以善趋也，故臣窃以为练左右急也。

辅佐

大相，上承大义而启治道，总百官之要，以调天下之宜。正身行，广教化，修礼乐，以美风俗，兼领而和一之，以合治安。故天下失宜，国家不治，则大相之任也。上执正职。

大拂，秉义立诚，以翼上志，直议正辞，以持上行，批天下之患，匡诸侯之过。令或郁而不通，臣或整而不义，大拂之任也。中执政职。

大辅，闻善则以献，知善则以献，明号令，正法则，颁度量，论贤良，次官职，以时巡循，使百吏敬率其业。故经义不衷，贤不肖失序，大辅之任也。下执事职。

道行，典知变化，以为规是非，明利害，掌仆及舆马之度，羽旄旌旗之制，步骤徐疾之节，春

夏秋冬用之伦色，居车之容，登降之礼。见规宜谕，见过则讕。故职不率义，则道行之任也。

调谇，典博闻以掌驷乘，领时从，比贤能。天子出则为车右，坐立则为位承。圣帝之德，畜民之道，礼义之正，应事之理，则职以箴。刑狱之衷，赏罚之诚，已诺之信，百官之经，丧祭之共，戎事之诫，身行之强，则职以谂。遇大臣之敬，遇小臣之惠，坐立之端，言默之序，音声之适，揖让之容，俯仰之节，立事之色，则职以证。出入不从礼，衣服不从制，御器不以度，迎送非其章，忿说忘其义，取予失其节，安易而乐湛，则职以谏。故善不彻，过不闻，侍从不谏，则调谇之任也。

典方，典容仪以掌诸侯远方之君，譔之班爵列位轨伍之约，朝觐宗遇会同享聘贡职之数，辨其民人之众寡，政之治乱，率意道顺，僻淫犯禁之差第。天子巡狩，则先循于其方，故或有功德而弗举，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，典方之任也。

奉常，典天以掌宗庙社稷之祀，天神、地只、人鬼，凡山川四望国之诸祭，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，礼乐丧纪，国之礼仪，毕居其宜，以识宗室，观民风俗，审诗商命，禁邪言，息淫声，于四时之交，有事于南郊，以报祈天明。故历天时不得，事鬼神不序，经礼仪人伦不正，奉常之任也。

祧师，典春以掌国之众庶四民之序，以礼义伦理教训人民。方春三月，缓施生遂，动作百物，是时有事于皇祖皇考。

问孝

阙。

贾谊新书卷第六

礼

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发。太子嗜鲍鱼，而太公弗与，曰："礼，鲍鱼不登于俎，岂有非礼而可以养太子哉？"寻常之室，无奥剽之位，则父子不别；六尺之舆，无左右之义，则君臣不明。寻常之室，六尺之舆，处无礼即上下踳逆，父子悖乱，而况其大者乎！故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；教训正俗，非礼不备；分争辨讼，非礼不决；君臣上下父子兄弟，非礼不定；宦学事师，非礼不亲；班朝治军，莅官行法，非礼威严不行；祷祠祭祀，供给鬼神，非礼不诚不庄。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。

礼者，所以固国家，定社稷，使君无失其民者也。主主臣臣，礼之正也；威德在君，礼之分也；尊卑大小强弱有位，礼之数也。礼，天子爱天下，诸侯爱境内，大夫爱官属，士庶各爱其家。失爱不仁，过爱不义，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，强弱之称者也。礼，天子适诸侯之宫，诸侯不敢自阼阶，阼阶者，主之阶也。天子适诸侯，诸侯不敢有宫，不敢为主人礼也。君仁臣忠，父慈子孝，兄爱弟敬，夫和妻柔，姑慈妇听，礼之至也。君仁则不厉，臣忠则不贰，父慈则教，子孝则协，兄爱则友，弟敬则顺。夫和则义，妻柔则正，姑慈则从，妇听则婉，礼之质也。

礼者，臣下所以承其上也。故诗云："一发五豝，吁嗟乎驺虞。"驺者，天子之囿也；虞者，囿之司兽者也。天子佐舆十乘，以明贵也；贰牲而食，以优饱也。虞人翼五豝以待一发，所以复中也。人臣于其所尊敬，不敢以节待，敬之至也。甚尊其主，敬慎其所掌职，而志厚尽矣。作此诗者，以其事深见良臣顺上之志也。良臣顺上之志者可谓义矣，故其叹之也，长曰吁嗟乎。虽古之善为人臣者，亦若此而已。

礼者，所以节义而没不还。故飨饮之礼，先爵于卑贱，而后贵者始羞。殽膳下浃，而乐人始奏。觞不下遍，君不尝羞。殽不下浃，上不举乐。故礼者，所以恤下也。由余曰："干肉不腐，则左右亲。苞苴时有，筐篚时至，则群臣附。官无蔚藏，腌陈时发，则戴其上。"诗曰："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

琼琚，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”上少投之，则下以躯偿矣，弗敢谓报，愿长以为好。古之蓄其下者，其施报如此。

国无九年之蓄，谓之不足；无六年之蓄，谓之急；无三年之蓄，国非其国也。民三年耕，必余一年之食，九年而余三年之食，三十岁相通。而有十年之积，虽有凶旱水溢，民无饥馑。然后天子备味而食，日举以乐。诸侯食珍，不失，钟鼓之县可使乐也。乐也者，上下同之。故礼，国有饥人，人主不飧；国有冻人，人主不裘。报囚之日，人主不举乐。岁凶，谷不登，台扉不涂，榭彻干侯，马不食谷，驰道不除，食减膳，飨祭有阙。故礼者自行之义，养民之道也。受计之礼，主所亲拜者二：闻生民之数则拜之，闻登谷则拜之。诗曰：“君子乐胥，受天之祜。”胥者，相也；祜，大福也。夫忧民之忧者，民必忧其忧；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。与士民若此者，受天之福矣。

礼，圣王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，闻其声，不尝其肉，隐弗忍也。故远庖厨，仁之至也。不合围，不掩群，不射宿，不涸泽。豺不祭兽，不田猎；獭不祭鱼，不设网罟；鹰隼不鸷，眭而不逮，不出颖罗；草木不零落，斧斤不入山林；昆虫不蛰，不以火田；不麛不卵，不刳胎，不殀夭，鱼肉不入庙门；鸟兽不成毫毛，不登庖厨。取之有时，用之有节，则物蕃多。汤曰：“昔蛛蝥作罟，不高顺，不用命者，宁丁我网。”其憚害物也如是。诗曰：“王在灵囿，麀鹿攸伏，麀鹿濯濯，白鸟皜皜。王在灵沼，于仞鱼跃。”言德至也。圣主所在，鱼鳖禽兽犹得其所，况于人民乎！

故仁人行其礼，则天下安，而万理得矣。逮至德渥泽洽，调和大畅，则天清澈地富煴，物时熟，民心不挟诈贼，气脉淳化，攫啮搏击之兽鲜，毒?猛虭之虫密，毒山不蕃，草木少薄矣，铄乎大仁之化也。

容经

志有四兴：朝廷之志，渊然清以严；祭祀之志，愉然思以和；军旅之志，怫然愠然精以厉；丧纪之志，漻然愁然忧以湫。四志形中，四色发外，维如。

志色之经

容有四起：朝廷之容，师师然翼翼然整以敬；祭祀之容，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；军旅之容，湢然肃然固以猛；丧纪之容，怮然慑然若不还。

容经

视有四则：朝廷之视，端流平衡；祭祀之视，视如有将；军旅之视，固植虎张；丧纪之视，下流垂纲。

视经

言有四术：言敬以和，朝廷之言也；文言有序，祭祀之言也；屏气折声，军旅之言也；言若不足，丧纪之言也。

言经

固颐正视，平肩正背，臂如抱鼓。足闲二寸，端面摄缨。端股整足，体不摇肘，曰经立；因以微磬曰共立；因以磬折曰肃立；因以垂佩曰卑立。

立容

坐以经立之容，胻不差而足不跌，视平衡曰经坐，微俯视尊者之膝曰共坐，仰首视不出寻常之内曰肃坐，废首低肘曰卑坐。

坐容

行以微磬之容，臂不摇掉，肩不下上，身似不则，从容而任。

行容

趋以微磬之容，飘然翼然，肩状若流，足如射箭。

趋容

旋以微磬之容，其始动也，穆如惊倏，其固复也，旄如濯丝。

跘旋之容

跪以微磬之容，揄右而下，进左而起，手有抑扬，各尊其纪。

跪容

拜以磬折之容，吉事上左，凶事上右，随前以举，项衡以下，宁速无迟，背项之状，如屋之丘。

拜容

拜而未起……

伏容

坐乘以经坐之容，手抚式，视五旅，欲无顾，顾不过毂。小礼动，中礼式，大礼下。

坐车之容

立乘以经立之容，右持绥而左臂诎，存剑之纬，欲无顾，顾不过毂。小礼据，中礼式，大礼下。

立车之容

礼，介者不拜，兵车不式，不顾，不言反，抑式以应，武容也。

兵车之容

若夫立而跂，坐而蹁，体怠懈，志骄傲，趮视数顾，容色不比，动静不以度，妄咳唾疾言，嗟气不顺，皆禁也。

古者，年九岁入就小学，蹍小节焉，业小道焉。束发就大学，蹍大节焉，业大道焉。是以邪放非辟无因入之焉。谚曰："君子重袭，小人无由入；正人十倍，邪辟无由来。"古之人其谨于所近乎！诗曰："芃芃棫朴，薪之槱之，济济辟王，左右趋之。"此言左右日以善趋也。

古者圣王，居有法则，动有文章，位执戒辅，鸣玉以行。鸣玉者，佩玉也，上有双珩，下有双璜，冲牙蠙珠，以纳其闲，琚瑀以杂之。行以采荠，趋以肆夏，步中规，折中矩。登车则马行而鸾鸣，鸾鸣而和应，声曰和，和则敬。故诗曰："和鸾噰噰，万福攸同。"言动以纪度，则万福之所聚也。故曰：明君在位可畏，施舍可爱，进退可度，周旋可则，容貌可观，作事可法，德行可象，声气可乐，动作有文，言语有章，以承其上，以接其等，以临其下，以畜其民。故为之上者，敬而信之，等者亲而重之，下者畏而爱之，民者肃而乐之。是以上下和协，而士庶顺壹，故能宗揖其国，以藩卫天子，而行义足法。夫有威而可畏谓之威，有仪而可象谓之文。富不可为量，多不可为数。故诗曰："威仪棣棣，不可选也。"棣棣，富也；不可选，众也。言接君臣上下，父子兄弟，内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。

子赣由其家来谒于孔子，孔子正颜举杖，磬折而立，曰："子之大亲毋乃不宁乎？"放杖而立曰："子之兄弟亦得无恙乎？"曳杖倍下而行，曰："妻子家中得毋病乎？"故身之倨佝，手之高下，颜色声气，各有宜称，所以明尊卑别疏戚也。

子路见孔子之背磬折举褎，曰："唯由也见。"孔子闻之曰："由也，何以遗忘也？"故过犹不及，有余犹不足也。

语曰："审乎明王，执中履衡。"言秉中适而据乎宜。故威胜德则淳，德胜威则施。威之与德，交若缪纆。且畏且怀，君道正矣。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，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

龙也者，人主之辟也。亢龙往而不返，故易曰"有悔。"悔者，凶也。潜龙入而不能出，故曰"勿用。"勿用者，不可也。龙之神也，其惟蜚龙乎！能与细细，能与巨巨，能与高高，能与下下。吾故曰："龙变无常，能幽能章。"故至人者，在小不宝，在大不窕，狎而不能作，习而不能顺，姚不惛，卒不妄，饶裕不赢，迫不自丧，明是审非，察中居宜，此之谓有威仪。

古之为路舆也，盖圜以象天，二十八橑以象列星，轸方以象地，三十辐以象月。故仰则观天文，俯则察地理，前视则睹鸾和之声，四时之运。此舆教之道也。

人主太浅则知闇，太博则业厌，二者异失同败，其伤必至。故师傅之道，既美其施，又慎其齐，适疾徐，任多少，造而勿趣，稍而勿苦，省其所省，而堪其所堪，故力不劳而身大盛，此圣人之化也。

春秋

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，因遂吞之，腹有疾而不能食。令尹入问曰："王安得此疾？"王曰："我食寒菹而得蛭，念谴之而不行其罪乎，是法废而威不立也；谴而行其诛，则庖宰监食者法皆当死，心又弗忍也。故吾恐蛭之见也，遂吞之。"令尹避席再拜而贺曰："臣闻'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。'王有仁德，天之所奉也，病不为伤。"是昔也，惠王之后而蛭出，故其久病心腹之积皆愈。故天之视听，不可谓不察。

卫懿公喜鹤，鹤有饰以文绣而乘轩者。赋敛繁多，而不顾其民，贵优而轻大臣。群臣或谏，则面叱之。及翟伐卫，寇挟城堞矣，卫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："寇迫矣，士民其勉之！"士民曰："君亦使君之贵优，将君之爱鹤，以为君战矣。我侪弃人也，安能守战？"乃溃门而出走，翟寇遂入，卫君奔死，遂丧其国。故贤主者不以草木禽兽妨害人民，进忠正而远邪伪，故民顺附，而臣下为用。今

释人民而爱鸟兽，远忠道而贵优笑，反甚矣。人主之为人主也，举错而不偾者，杖贤也，今背其所主，而弃其所杖，其偾仆也，不亦宜乎！语曰："祸出者祸反，恶人者，人亦恶之。"管子曰："不行其野，不违其马。"此违其马者也。

邹穆公有令，食凫鴈者必以秕，毋敢以粟。于是仓无秕而求易于民，二石粟而易一石秕。吏请曰："以秕食鴈，为无费也。今求秕于民，二石粟而易一石秕，以秕食鴈，则费甚矣，请以粟食之。"公曰："去！非而所知也。夫百姓煦牛而耕，曝背而耘，苦勤而不敢惰者，岂为鸟兽也哉？粟米，人之上食也，柰何其以养鸟也？且汝知小计而不知大计。周谚曰：'囊漏贮中。'而独弗闻欤？夫君者，民之父母也。取仓之粟，移之与民，此非吾粟乎？鸟苟食邹之秕，不害邹之粟而已。粟之在仓，与其在民，于吾何择？"邹民闻之，皆知其私积之与公家为一体也。

楚王欲淫，邹君乃遗之技乐美女四人，穆公朝观，而夕毕以妻死事之孤，故妇人年弗称者弗蓄，节于身而弗众也。王舆不衣皮帛，御马不食禾菽。无淫僻之事，无骄熙之行。食不众味，衣不杂采。自刻以广民，亲贤以定国，亲民如子。邹国之治，路不拾遗，臣下顺从，若手之投心。是故以邹子之细，鲁卫不敢轻，齐楚不能胁。邹穆公死，邹之百姓，若失慈父，行哭三月。四境之邻于邹者，士民乡方而道哭，抱手而忧行。酤家不雠其酒，屠者罢列而归，傲童不讴歌，舂筑者不相杵，妇女抉珠瑱，丈夫释玦靬，琴瑟无音，期年而后始复。故爱出者爱反，福往者福来。易曰："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"其此之谓乎！故曰："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；诸侯有道，守在四邻。"

宋康王时，有爵生鹯于城之陬，使史占之曰："小而生大，必伯于天下。"康王大喜，于是灭滕，伐诸侯，取淮北之城。乃愈自信，欲霸之亟成，故射天笞地，伐社稷而焚之，曰："威服天地鬼神。"骂国老之谏者，为无头之棺，以视有勇。剖伛者之背，斮朝涉之胫，国人大骇。齐王闻而伐之，民散，城不守，王乃逃于郳侯之馆，遂得而死。故见祥而为不可，祥反为祸。

晋文公出畋，前驱还白："前有大蛇，高若堤，横道而处。"文公曰："还车而归。"其御曰："臣闻：'祥则迎之，妖则凌之。'今前有妖，请以从吾者攻之。"文公曰："不可。吾闻之曰：'天子梦恶则修道，诸侯梦恶则修政，大夫梦恶则修官，庶人梦恶则修身，若是则祸不至。'今我有失行，而天招以妖我，我若攻之，是逆天命。"乃归，斋宿而请于庙曰："孤实不佞，不能尊道，吾罪一；执政不贤，左右不良，吾罪二；饬政不谨，民人不信，吾罪三；本务不修，以咎百姓，吾罪四；斋肃不庄，粢盛不洁，吾罪五。请兴贤遂能，而章德行善，以导百姓，毋复前过。"乃退而修政。居三月，而梦天诛大蛇，曰："尔何敢当明君之路。"文公觉，使人视之，蛇已鱼烂矣。文公大说，信其道而行之不解，遂至于伯。故曰："见妖而迎以德，妖反为福也。"

楚怀王心矜好高人，无道而欲有伯王之号。铸金以象诸侯人君，令大国之王编而先马，梁王御，宋王骖乘，周、召、毕、陈、滕、薛、卫、中山之君皆象使随而趋。诸侯闻之，以为不宜，故兴师而伐之。楚王见士民为用之不劝也，乃征役万人，且掘国人之墓。国人闻之，振动，昼旅而夜乱，齐人袭之，楚师乃溃。怀王逃，适秦，克尹杀之西河，为天下笑。此好矜不让之罪也，不亦羞乎！

齐桓公之始伯也，翟人伐燕，桓公为燕北伐翟，乃至于孤竹，反而使燕君复召公之职。桓公归，燕君送桓公入齐地百六十六里。桓公问于管仲曰："礼，诸侯相送固出境乎？"管仲曰："非天子不出境。"桓公曰："然则燕君畏而失礼也。寡人恐后世之以寡人为存燕而欺之也。"乃下车，而令燕君还车，乃割燕君所至而与之，遂沟以为境而后去。诸侯闻桓公之义，口不言而心皆服矣。故九合诸侯，莫不乐听，扶兴天子，莫不劝从，诚退让人，孰弗戴也。

二世胡亥之为公子，昆弟数人，诏置酒飨群臣，召诸子赐食，先罢。胡亥下陛视群臣陈履状善者，因行践败而去。诸侯闻之，莫不大息。及二世即位，皆知天下之弃之也。

孙叔敖之为婴儿也，出游而还，忧而不食。其母问其故，泣而对曰："今日吾见两头蛇，恐去死无日矣。"其母曰："今蛇安在？"曰："吾闻见两头蛇者死，吾恐他人又见，吾已埋之也。"其母曰："无忧，汝不死。吾闻之：'有阴德者，天报以福。'"人闻之，皆谕其能仁也。及为令尹，未治而国人信之。

贾谊新书卷第七

先醒

怀王问于贾君曰："人之谓知道者先生，何也？"贾君对曰："此博号也。大者在人主，中者在卿大夫，下者在布衣之士。乃其正名，非为先生也，为先醒也。"彼世主不学道理，则嘿然惽于得失，不知治乱存亡之所由，忳忳然犹醉也。而贤主者，学问不倦，好道不厌，锐然独先达乎道理矣。故未治也，知所以治；未乱也，知所以乱；未安也，知所以安；未危也，知所以危。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，故曰先醒。辟犹俱醉，而独先醒也。故世主有先醒者，有后醒者，有不醒者。

昔楚庄王即位，自静三年，以讲得失。乃退僻邪而进忠正，能者任事，而后在高位。内领国政治，而外施教百姓，富民恒一，路不拾遗，国无狱讼。当是时也，周室坏微，天子失制。宋郑无道，欺昧诸侯，庄王围宋伐郑。郑伯肉袒牵羊，奉簪而献国。庄王曰："古之伐者，乱则整之，服则舍之，非利之也。"遂弗受。乃南与晋人战于两棠，大克晋人，会诸侯于汉阳，申天子之辟禁，而诸侯说服。庄王归，过申侯之邑。申侯进饭，日中而王不食，申侯请罪曰："臣斋而具食甚洁，日中而不饭，臣敢请罪。"庄王喟然叹曰："非子之罪也。吾闻之曰：'其君贤君也，而又有师者，王；其君中君也，而有师者，伯；其君下君也，而群臣又莫若者，亡。'今我下君也，而群臣又莫若不谷，不谷恐亡无日也。吾闻之：'世不绝贤。'天下有贤，而我独不得。若吾生者，何以食为？"故庄王战服大国，义从诸侯，戚然忧恐，圣智在身，而自错不肖，思得贤佐，日中忘饭，可谓明君矣。谓先寤所以存亡，此先醒也。

昔宋昭公出亡，至于境，喟然叹曰："呜呼！吾知所以亡矣。吾被服而立，侍御者数百人，无不曰吾君丽者。吾发政举事，朝臣千人，无不曰吾君圣者。吾外内不闻吾过，吾是以至此。吾困宜矣。"于是革心易行，衣苴布，食膦(田改丰)馂，昼学道而夕讲之，二年美闻于宋，宋人车徒迎而复位，卒为贤君，谥为昭公。既亡矣，而乃寤所以存，此后醒者也。

昔者虢君骄恣自伐，谄谀亲贵，谏臣诘逐，政治踳乱，国人不服。晋师伐之，虢人不守。虢君出走，至于泽中，曰："吾渴而欲饮。"其御乃进清酒。曰："吾饥而欲食。"御进腶脯粱糗。虢君喜曰："何给也？"御曰："储之久矣。"曰："何故储之？"对曰："为君出亡而道饥渴也。"君曰："知寡人亡邪？"对曰："知之。"曰："知之，何以不谏？"对曰："君好谄谀，而恶至言，臣愿谏，恐先虢亡。"虢君作色而怒，御谢曰："臣之言过也。"为闲，君曰："吾之亡者诚何也？"其御曰："君弗知耶？君之所以亡者，以大贤也。"虢君曰："贤人之所以存也，乃亡，何也？"对曰："天下之君皆不肖，夫疾吾君之独贤也，故亡。"虢君喜，据式而笑曰："嗟！贤固若是苦耶？"遂徒行而于山中居，饥倦，枕御膝而卧，御以块自易，逃行而去，君遂饿死，为禽兽食。此已亡矣，犹不寤所以亡，此不醒者也。

故先醒者，当时而伯；后醒者，三年而复；不醒者，枕土而死，为虎狼食。呜呼，戒之哉！

耳痹

窃闻之曰："目见正而口言枉，则害；阳言吉，错之民而凶，则败。倍道则死，障光则晦，诬神而逆人，则天必败其事。"

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，王杀其父而无罪，奔走而之吴，曰："父死而不死，则非父之子也；死而非补，则过计也。与吾死而不一明，不若举天地以成名。"于是纡身而乃适阖闾，治味以求亲，阖闾见而安之，说其谋，果其举，反其听，用而任吴国之政也。民保命而不失，岁时熟而不凶，五官公而不私，上下调而无尤，天下服而无御，四境静而无虞。然后忿心发怒，出凶言，阴必死。提邦以伐楚，五战而五胜，伏尸数十万，城郢之门，执高兵，伤五藏之实，毁十龙之钟，挞平王之墓。

昭王失国而奔，妻生虏而入吴。故楚平王怀阴贼，杀无罪，殃既至乎此矣。

子胥发郁冒忿，辅阖闾而行大虐，还十五年，阖闾没而夫差即位，乃与越人战江上，栖之会稽。越王之穷，至乎吃山草，饮腑水，易子而食。于是履甓戴璧，号吟告毋罪，呼皇天。使大夫种行成于吴王，吴王将许，子胥曰："不可。越国之俗，勤劳而不慍，好乱胜而无礼，溪徼而轻绝，俗好诅而倍盟。放此类者，鸟兽之侪徒，狐狸之丑类也，生之为患，杀之无咎，请无与成。"大夫种拊心嗥啼，沫泣而言信，劀白马而为牺，指九天而为证，请妇人为妾，丈夫为臣，百世名宝，因闲官为积，孤身为关内诸侯，世为忠臣。吴王不忍，缩师与成。还，谋而伐齐。子胥进争，不听，忠言不用。越既得成，称善累德以求民心。于是上帝降祸，绝吴命乎直江，君臣乖而不调，置社稷而分裂，容台榭而掩败，犬群嗥而入渊，彘衔菹而适奥，燕雀剖而虺蛇生，食芦菹而见蛭，浴清水而遇虿。伍子胥见事之不可为也，何笼而自投水，目抉而望东门，身鸱夷而浮江。怀贼行虐，深报而殃不辜，祸至乎身矣。越于是果逆谋负约，袭剉夫差，兼吴而拊。事济功成，范蠡负室而归五湖，大夫种系领谢室，渠如处车裂回泉。自此之后，句践不乐，忧悲荐至，内崩而死。

故天之诛伐，不可为广虚幽闲，攸远无人，虽重袭石中而居，其必知之乎！若诛伐顺理而当，辜杀三军而无咎。诛杀不当，辜杀一匹夫，其罪闻皇天。故曰："天之处高，其听卑，其牧芒，其视察。"故凡自行，不可不谨慎也。

谕诚

汤见设网者四面张，祝曰："自天下者，自地出者，自四方至者，皆罹我网。"汤曰："嘻！尽之矣。非桀，其孰能如此？"令去三面，舍一面，而教之祝曰："蛛蝥作网，今之人循绪。欲左者左，欲右者右，欲高者高，欲下者下，吾请受其犯命者。"士民闻之曰："汤之德及禽兽矣。而况我乎！"于是下亲其上。

楚昭王当房而立，愀然有寒色，曰："寡人朝饥时酒二觛，重裘而立，犹憯然有寒气，将柰我元元之百姓何？"是日也，出府之裘，以衣寒者；出仓之粟，以振饥者。居二年，阖闾袭郢，昭王奔隋。诸当房之赐者，请还致死于寇。阖闾一夕而五徙卧，不能赖楚，曳师而去，昭王乃复。当房之德也。

昔楚昭王与吴人战，楚军败，昭王走，屦决，眦而行，失之。行三十步，复旋取屦。及至于隋，左右问曰："王何曾惜一踦屦乎？"昭王曰："楚国虽贫，岂爱一踦屦哉！思与偕反也。"自是之后，楚国之俗无相弃者。

文王昼卧，梦人登城而呼己曰："我东北陬之槁骨也，速以王礼葬我。"文王曰："诺。"觉，召吏视之，信有焉。文王曰："速以人君礼葬之。"吏曰："此无主矣，请以五大夫。"文王曰："吾梦中已许之矣，柰何其倍之也。"士民闻之曰："我君不以梦之故而倍槁骨，况于生人乎！"于是下信其上。

豫让事中行之君，智伯灭中行氏，豫让徙事智伯。及赵襄子破智伯，豫让剂面而变容，吞炭而为喑，乞其妻所，而妻弗识。乃伏刺襄子，五起而弗中。襄子患之，食不甘味，一夕而五易卧，见不全身。人谓豫让曰："子不死中行，而反事其雠，何无耻之甚也！今必碎身糜躯，以为智伯，何其与前异也？"豫让曰："我事中行之君，与帷而衣之，与关而枕之。夫众人畜我，我故众人事之。及智伯分吾以衣服，馅吾以鼎实，举被而为礼，大夫国士遇我，我固国士为之报。"故曰："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"非?言也，故在主而已。

退让

梁大夫宋就者为边县令，与楚邻界。梁之边亭与楚之边亭皆种瓜，各有数。梁之边亭劬力而数灌，其瓜美。楚窳而希灌，其瓜恶。楚令固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恶也，楚亭恶梁瓜之贤己，因夜往窃搔梁亭之瓜，皆有死焦者矣。梁亭觉之，因请其尉，亦欲窃往报搔楚亭之瓜。尉以请，宋就曰："恶，是何言也！是讲怨分祸之道也。恶，何称之甚也！若我教子，必诲莫令人往，窃为楚亭夜善灌

其瓜，令勿知也。”于是梁亭乃每夜往窃灌楚亭之瓜，楚亭旦而行瓜，则此已灌矣。瓜日以美，楚亭怪而察之，则乃梁亭也。楚令闻之，大悦，具以闻。楚王闻之，恕然丑以志自惛也。告吏曰：“微搔瓜，得无他罪乎？”说梁之阴让也，乃谢以重币，而请交于梁王。楚王时则称说梁王，以为信，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。语曰：“转败而为功，因祸而为福。”老子曰：“报怨以德。”此之谓乎！夫人既不善，胡足效哉。

翟王使使至楚，楚王欲夸之，故飨客于章华之台上，上者三休而乃至其上。楚王曰：“翟国亦有此台乎？”使者曰：“否。翟窭国也，恶见此台也。翟王之自为室也，堂高三尺，壤陛三絫，茆茨弗翦，采椽弗刮。且翟王犹以作之者大苦，居之者大佚，翟国恶见此台也！”楚王媿。

君道

纣作梏数千，睨诸侯之不谄己者，杖而梏之。文王桎梏囚于羑里，七年而后得免。及武王克殷，既定，令殷之民投撤桎梏，而流之于河。民输梏者，以手撤之，弗敢坠也，跪之入水，弗敢投也。曰：“昔者文王狱常拥此。”故爱思文王，犹敬其梏，况于其法教乎！

诗曰：“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。”言辅翼贤正，则身必安也。又曰：“弗识弗知，顺帝之则。”言士民说其德义，则效而象之也。文王志之所在，意之所欲，百姓不爱其死，不惮其劳，从之如集。诗曰：“经始灵台，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，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”文王有志为台，令近境之民闻之者裹粮而至，问业而作之，日日以众，故弗趋而疾，弗期而成，命其台曰灵台，命其囿曰灵囿，谓其沼曰灵沼，爱敬之至也。诗曰：“王在灵囿，麀鹿攸伏，麀鹿濯濯，白鸟皜皜，王在灵沼，于仞鱼跃。”文王之泽，下被禽兽，洽于鱼鳖，故禽兽鱼鳖攸若攸乐，而况士民乎！

诗曰：“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言圣王之德也。易曰：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”言士民之报也。书曰：“大道亶亶，其去身不远，人皆有之，舜独以之。”夫射而不中者，不求之鹄，而反修之于己。君国子民者，反求之己，而君道备矣。

贾谊新书卷第八

官人

王者官人有六等：一曰师，二曰友，三曰大臣，四曰左右，五曰侍御，六曰厮役。

知足以为源泉，行足以为表仪。问焉则应，求焉则得。入人之家，足以重人之家，入人之国，足以重人之国者，谓之师。知足以为砻砺，行足以为辅助，仁足以访议，明于进贤，敢于退不肖，内相匡正，外相扬美，谓之友。知足以谋国事，行足以为民率，仁足以合上下之驩，国有法则退而守之，君有难则进而死之，职之所守，君不得以阿私托者，大臣也。修身正行，不怍于乡曲，道语谈说，不怍于朝廷。智能不困于事业，服一介之使，能合两君之驩，执戟居前，能举君之失过，不难以死持之者，左右也。不贪于财，不淫于色，事君不敢有二心。居君旁，不敢泄君之谋。君有失过，虽不能正谏，以其死持之，憔悴有忧色，不劝听从者，侍御也。柔色伛偻，唯谀之行，唯言之听，以睚眦之闲事君者，厮役也。

故与师为国者，帝；与友为国者，王；与大臣为国者，伯；与左右为国者，强；与侍御为国者，若存若亡；与厮役为国者，亡可立待也。

取师之礼，黜位而朝之；取友之礼，以身先焉；取大臣之礼，以皮币先焉；取左右之礼，使使者先焉；取侍御之礼，以令至焉；取厮役之礼，以令召矣。

师至，则清朝而侍，小事不进。友至，则清殿而侍，声乐技艺之人不并见。大臣奏事，则徘优侏儒逃隐，声乐技艺之人不并奏。左右在侧，声乐不见。侍御者在侧，子女不杂处。

故君乐雅乐，则友大臣可以侍；君乐燕乐，则左右侍御者可以侍；君开北房，从熏服之乐，则

厮役从。清晨听治，罢朝而论议，从容泽燕。夕时开北房，从熏服之乐，是以听治论议，从容泽燕，矜庄皆殊序，然后帝王之业可得而行也。

劝学

谓门人学者：舜何人也？我何人也？夫启耳目，载心意，从立移徙，与我同性，而舜独有贤圣之名，明君子之实，而我曾无邻里之闻，宽徇之智者，独何与？然则舜僶俛而加志，我儃僈而弗省耳。

夫以西施之美，而蒙不洁，则过之者莫不睨而掩鼻。尝试傅白黛黑，榆铗陂，杂芷若，虻虱视，益口笑，佳态佻志，从容为说焉，则虽王公大人，孰能无悇憛养心，而巅一视之。

今以二三子材，而蒙愚惑之智，予恐过之有掩鼻之容也。

昔者南荣跦丑圣道之忘乎己，故步陟山川，坌冒楚棘，弥道千余，百舍重茧，而不敢久息。既遇老聃，噩若慈父，鴈行避景，夔立蛇进，而后敢问。见教一高言，若饥十日而得大牢焉。是达若天地，行生后世。今夫子之达，佚乎老聃，而诸子之材，不避荣跦，而无千里之远，重茧之患，亲与巨贤连席而坐，对膝相视，从容谈语，无问不应，是天降大命以达吾德也。吾闻之曰："时难得而易失也。"学者勉之乎！天禄不重。

道术

曰："数闻道之名矣，而未知其实也。请问道者何谓也？"对曰："道者，所从接物也。其本者谓之虚，其末者谓之术。虚者，言其精微也，平素而无设施也。术也者，所从制物也，动静之数也。凡此皆道也。"

曰："请问虚之接物，何如？"对曰："镜仪而居，无执不臧，美恶毕至，各得其当。衡虚无私，平静而处，轻重毕悬，各得其所。明主者，南面而正，清虚而静，令名自宣，命物自定，如鉴之应，如衡之称，有舋和之，有端随之，物鞠其极，而以当施之。此虚之接物也。"

曰："请问术之接物何如？"对曰："人主仁而境内和矣，故其士民莫弗亲也；人主义而境内理矣，故其士民莫弗顺也；人主有礼而境内肃矣，故其士民莫弗敬也；人主有信而境内贞矣，故其士民莫弗信也；人主公而境内服矣，故其士民莫弗戴也；人主法而境内轨矣，故其士民莫弗辅也。举贤则民化善，使能则官职治，英俊在位则主尊，羽翼胜任则民显，操德而固则威立，教顺而必则令行。周听则不蔽，稽验则不惶，明好恶则民心化，密事端则人主神。术者，接物之队。凡权重者必谨于事，令行者必谨于言，则过败鲜矣。此术之接物之道也。其为原无屈，其应变无极，故圣人尊之。夫道之详，不可胜述也。"

曰："请问品善之体何如？"对曰："亲爱利子谓之慈，反慈为嚚；子爱利亲谓之孝，反孝为孽。爱利出中谓之忠，反忠为倍。心省恤人谓之惠；反惠为困。兄敬爱弟谓之友，反友为虐。弟敬爱兄谓之悌，反悌为敖。接遇慎容谓之恭，反恭为媟。接遇肃正谓之敬，反敬为嫚。言行抱一谓之贞，反贞为伪。期果言当谓之信，反信为慢。衷理不辟谓之端，反端为(足方)。据当不倾谓之平，反平为险。行善决衷谓之清，反清为浊。辞利刻谦谓之廉，反廉为贪。兼覆无私谓之公，反公为私。方直不曲谓之正，反正为邪。以人自观谓之度，反度为妄。以己量人谓之恕，反恕为荒。恻隐怜人谓之慈，反慈为忍。厚志隐行谓之洁，反洁为汰。施行得理谓之德，反德为怨。放理洁静谓之行，反行为污。功遂自却谓之退，反退为伐。厚人自薄谓之让，反让为冒。心兼爱人谓之仁，反仁为戾。行充其宜谓之义，反义为懵。刚柔得适谓之和，反和为乖。合得密周谓之调，反调为盭。优贤不逮谓之宽，反宽为阨。包众容易谓之裕，反裕为褊。欣熏可安谓之熅，反熅为鸷。安柔不苛谓之良，反良为啮。缘法循理谓之轨，反轨为易。袭常缘道谓之道，反道为辟。广较自敛谓之俭，反俭为侈。费弗过适谓之节，反节为靡。僶勉就善谓之慎，反慎为怠。思恶勿道谓之戒，反戒为傲。深知祸福

谓之知，反知为愚。亟见窕察谓之慧，反慧为童。动有文体谓之礼，反礼为滥。容服有义谓之仪，反仪为诡。行归而过谓之顺，反顺为逆。动静摄次谓之比，反比为错。容志审道谓之?，反?为野。辞令就得谓之雅，反雅为陋。论物明辩谓之辩，反辩为讷。纤微皆审谓之察，反察为旄。诚动可畏谓之威，反威为圂。临制不犯谓之严，反严为软。仁义修立谓之任，反任为欺。伏义诚必谓之节，反节为罢。持节不恐谓之勇，反勇为怯。信理遂惔谓之敢，反敢为揜。志操精果谓之诚，反诚为殆。克行遂节谓之必，反必为怛。凡此品也，善之体也，所谓道也。

故守道者谓之士，乐道者谓之君子，知道者谓之明，行道者谓之贤。且明且贤，此谓圣人。

六术

德有六理，何谓六理？道、德、性、神、明、命，此六者，德之理也。六理无不生也，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内，是以阴阳天地人，尽以六理为内度，内度成业，故谓之六法。六法藏内，变流而外遂，外遂六术，故谓之六行。是以阴阳各有六月之节，而天地有六合之事，人有仁义礼智信之行。行和则乐兴，乐兴则六，此之谓六行。阴阳天地之动也，不失六行，故能合六法。人谨修六行，则亦可以合六法矣。

然而人虽有六行，微细难识，唯先王能审之。凡人弗能自至，是故必待先王之教，乃知所从事。是以先王为天下设教，因人所有以之为训，道人之情，以之为真，是故内本六法，外体六行，以与诗、书、易、春秋、礼、乐六者之术，以为大义，谓之六艺。令人缘之以自修，修成则得六行矣。六行不正，反合六法。艺之所以六者，法六法而体六行故也，故曰六则备矣。

六者非独为六艺本也，他事亦皆以六为度。声音之道，以六为首，以阴阳之节为度，是故一岁十二月分而为阴阳，各六月，是以声音之器十二钟，钟当一月，其六钟阴声，六钟阳声，声之术律是而出，故谓之六律。六律和五声之调，以发阴阳天地人之清声，而内合六行六法之道。是故五声宫、商、角、征、羽，唱和相应而调和，调和而成理谓之音。声五也，必六而备，故曰声与音六。夫律之者，象测之也，所测者六，故曰六律。

人之戚属，以六为法。人有六亲。六亲始曰父，父有二子，二子为昆弟，昆弟又有子，子从父而昆弟，故为从父昆弟，从父昆弟又有子，子从祖而昆弟，故为从祖昆弟，从祖昆弟又有子，子从曾祖而昆弟，故为从曾祖昆弟，曾祖昆弟又有子，子为族兄弟。备于六，此之谓六亲。亲之始于一人，世世别离，分为六亲。亲戚非六，则失本末之度，是故六为制而止矣。六亲有次，不可相踰，相踰则宗族扰乱，不能相亲。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，以禁其乱。何为三庙？上室为昭，中室为穆，下室为孙嗣令子。各以其次，上下更居，三庙以别，亲疏有制。丧服称亲疏以为重轻，亲者重，疏者轻，故复有麤衰、齐衰、大红、细红、缌麻备六，各服其所当服。夫服则有殊，此先王之所以禁乱也。

数度之道，以六为法，数加于少，而度出于居。数度之始，始于微细。有形之物，莫细于毫。是故立一毫以为度始，十毫为发，十发为牦，十牦为分，十分为寸，十寸为尺，备于六。故先王以为天下事用也。

事之以六为法者，不可胜数也。此所言六，以效事之尽以六为度者，谓六理，可谓阴阳之六节，可谓天地之六法，可谓人之六行。

道德说

德有六理，何谓六理？曰道、德、性、神、明、命。此六者，德之理也。诸生者皆生于德之所生，而能象人德者，独玉也。写德体，六理尽见于玉也，各有状，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。泽者鉴也，谓之道；腒如窃膏，谓之德；湛而润，厚而胶，谓之性；康若泺流，谓之神；光辉谓之明；礐乎坚哉，谓之命。此之谓六理。鉴生空窍而通之以道，德生理通之以六德之华离状。六德者，德之有六

理，理离状也。性生气而通之以晓，神生变而通之以化，明生识而通之以知，命生形而通之以定。

德有六美，何谓六美？有道，有仁，有义，有忠，有信，有密，此六者德之美也。道者德之本也，仁者德之出也，义者德之理也，忠者德之厚也，信者德之固也，密者德之高也。

六理、六美，德之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也，固为所生者法也。故曰：道此之谓道，德此之谓德，行此之谓行，所谓行此者德也。是故着此竹帛谓之书，书者此之著者也，诗者此之志者也，易者此之占者也，春秋者此之纪者也，礼者此之体者也，乐者此之乐者也，祭祀鬼神为此福者也，博学辩议为此辞者也。

道者无形，平和而神。道物有载物者，毕以顺理和适行。故物有清而泽。泽者鉴也，鉴以道之神，模贯物形，通达空窍，奉一出入为先，故谓之鉴。鉴者所以能见也，见者目也，道德施物精微而为目。是故物之始形也，分先而为目，目成也，形乃从。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气，莫精于目，目清而润泽若濡，无毳秽杂焉，故能见也。由此观之，目足以明道德之润泽矣，故曰泽者鉴也。生空窍通之以道。

德者，离无而之有，故润则腒然浊而始形矣，故六理发焉。六理所以为变而生也，所生有理，然则物得润以生，故谓润德。德者，变及物理之所出也，未变者道之颂也。道冰而为德，神载于德。德者，道之泽也。道虽神必载于德，而颂乃有所因，以发动变化而为变。变及诸生之理，皆道之化也。各有条理，以载于德，德受道之化而发之，各不同状。德润，故曰如膏谓之德。德生理，通之以六德之华离状。

性者，道德造物，物有形而道德之神专而为一气，明其润益厚矣。浊而胶相连在物之中，为物莫生，气皆集焉，故谓之性。性，神气之所会也，性立则神气晓晓然发而通行于外矣。与外物之感相应，故曰润厚而胶谓之性。性生气，通之以晓。

神者，道德神气发于性也。康若泺流，不可物效也，变化无所不为，物理及诸变之起，皆神之所化也，故曰康若泺流谓之神。理生变，通之以化。

明者，神气在内，则无光而为知，明则有辉于外矣。外内通一，则为得失，事理是非皆职于知，故曰光辉谓之明。明生识，通之以知。

命者，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，则泽润性气神明，及形体之位分、数度，各有极量指奏矣。此皆所受其道德，非以嗜欲取舍然也。其受此具也，礐然有定矣，不可得辞也，故曰命。命者，不得毋生，生则有形，形而道德性神明因载于物形，故礐坚谓之命。命生形，通之以定。

物所道始谓之道，所得以生谓之德。德之有也，以道为本，故曰道者德之本也。德生物，又养物，则物安利矣。安利物者，仁行也。仁行出于德，故曰仁者德之出也。德生理，理立则有宜适之谓义。义者，理也，故曰义者德之理也。德生物，又养长之而弗离也，得以安利。德之遇物也忠厚，故曰忠者德之厚也。德之忠厚也，信固而不易，此德之常也，故曰信者德之固也。德生于道而有理，守理则合于道，与道理密而弗离也，故能畜物养物，物莫不仰恃德，此德之高，故曰密者德之高也。道而勿失，则有道矣；得而守之，则有德矣；行有无休，则行成矣。故曰道此之谓道，德此之谓德，行此之谓行。诸此言者，尽德变；变也者，理也。

书者，着德之理于竹帛而陈之，令人观焉，以着所从事，故曰：“书者，此之著者也。”诗者，志德之理，而明其指，令人缘之以自成也，故曰“诗者，此之志者也。”易者，察人之精德之理与弗循，而占其吉凶，故曰“易者，此之占者也。”春秋者，守往事之合德之理与不合，而纪其成败，以为来事师法，故曰“春秋者，此之纪者也。”礼者，体德理而为之节文，成人事，故曰“礼者，此之体者也。”乐者，书、诗、易、春秋、礼五者之道备，则合于德矣，合则驩然大乐矣，故曰“乐者，此之乐者也。”人能修德之理，则安利之，谓福。莫不慕福，弗能必得，而人心以为鬼神能与于利害，是故具牺牲俎豆粢盛，斋戒而祭鬼神，欲以佐成福，故曰祭祀鬼神，为此福者也。德之理尽施于人，其在人也，内而难见，是以先王举德之颂而为辞语，以明其理，陈之天下，令人观焉。垂之后世，辩议以审察之，以转相告。是故弟子随师而问，博学以达其知，而明其辞以立其诚，故曰博学辩议，为此辞者也。

德毕施物，物虽有之，微细难识。夫玉者，真德象也。六理在玉，明而易见也。是以举玉以谕物之所受于德者，与玉一体也。

贾谊新书卷第九

大政上

闻之于政也，民无不为本也。国以为本，君以为本，吏以为本。故国以民为安危，君以民为威侮，吏以民为贵贱，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。闻之于政也，民无不为命也。国以为命，君以为命，吏以为命。故国以民为存亡，君以民为盲明，吏以民为贤不肖，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。闻之于政也，民无不为功也。故国以为功，君以为功，吏以为功。国以民为兴坏，君以民为强弱，吏以民为能不能，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。闻之于政也，民无不为力也，故国以为力，君以为力，吏以为力。故夫战之胜也，民欲胜也；攻之得也，民欲得也；守之存也，民欲存也。故率民而守，而民不欲存，则莫能以存矣。故率民而攻，民不欲得，则莫能以得矣。故率民而战，民不欲胜，则莫能以胜矣。故其民之为其上也，接敌而喜，进而不能止，敌人必骇，战由此胜也。夫民之于其上也，接而惧，必走去，战由此败也。故夫菑与福也，非粹在天也，必在士民也。呜呼，戒之戒之！夫士民之志，不可不要也。呜呼，戒之戒之！

行之善也，粹以为福己矣。行之恶也，粹以为菑己矣。故受天之福者，天不功焉。被天之菑，则亦无怨天矣，行自为取之也。知善而弗行，谓之不明；知恶而弗改，必受天殃。天有常福，必与有德；天有常菑，必与夺民时。故夫民者，至贱而不可简也，至愚而不可欺也。故自古至于今，与民为雠者，有迟有速，而民必胜之。知善而弗行谓之狂，知恶而不改谓之惑，故夫狂与惑者，圣王之戒也，而君子之愧也。呜呼，戒之戒之！岂其以狂与惑自为之，明君而君子乎，闻善而行之如争，闻恶而改之如雠，然后祸菑可离，然后保福也。戒之戒之！

诛赏之慎焉。故与其杀不辜也，宁失于有罪也。故夫罪也者，疑则附之去已。夫功也者，疑则附之与已。则此毋有无罪而见诛，毋有有功而无赏者矣。戒之哉，戒之哉！诛赏之慎焉。故古之立刑也，以禁不肖，以起怠惰之民也。是以一罪疑，则弗遂诛也，故不肖得改也。故一功疑，则必弗倍也，故愚民可劝也。是以上有仁誉，而下有治名。疑罪从去，仁也；疑功从予，信也。戒之哉，戒之哉！慎其下，故诛而不忌，赏而不曲。不反民之罪而重之，不灭民之功而弃之。故上为非则谏而止之，以道弼之；下为非则矜而恕之，道而赦之，柔而假之。故虽有不肖民，化而则之。故虽昔者之帝王，其所贵其臣者，如此而已矣。

人臣之道，思善则献之于上，闻善则献之于上，知善则献之于上。夫民者，唯君者有之；为人臣者，助君理之。故夫为人臣者，以富乐民为功，以贫苦民为罪。故君以知贤为明，吏以爱民为忠。故臣忠则君明，此之谓圣王。故官有假，而德无假，位有卑，而义无卑，故位下而义高者，虽卑贵也，位高而义下者，虽贵必穷。呜呼，戒之哉，戒之哉！行道不能，穷困及之。

夫一出而不可反者，言也；一见而不可得揜者，行也。故夫言与行者，知愚之表也，贤不肖之别也。是以智者慎言慎行，以为身福；愚者易言易行，以为身菑。故君子言必可行也，然后言之，行必可言也，然后行之。呜呼，戒之哉，戒之哉！行之者在身，命之者在人，此福菑之本也。道者福之本，祥者福之荣也。无道者必失福之本，不祥者必失福之荣。故行而不缘道者，其言必不顾义矣。故纣自谓天王也，桀自谓天子也，已灭之后，民以相骂也。以此观之，则位不足以为尊，而号不足以为荣矣。故君子之贵也，士民贵之，故谓之贵也。故君子之富也，士民乐之，故谓之富也。故君子之贵也，与民以福，故士民贵之。故君子之富也，与民以财，故士民乐之。故君子富贵也，至于子孙而衰，则士民皆曰何君子之道衰也，数也。不肖暴者祸及其身，则士民皆曰，何天诛之迟也。

夫民者，万世之本也，不可欺。凡居于上位者，简士苦民者是谓愚，敬士爱民者是谓智。夫愚

智者，士民命之也。故夫民者，大族也，民不可不畏也。故夫民者，多力而不可适也。呜呼，戒之哉，戒之哉！与民为敌者，民必胜之。君能为善，则吏必能为善矣；吏能为善，则民必能为善矣。故民之不善也，吏之罪也；吏之不善也，君之过也。呜呼，戒之，戒之！故夫士民者，率之以道，然后士民道也；率之以义，然后士民义也；率之以忠，然后士民忠也；率之以信，然后士民信也。故为人君者，其出令也，其如声，士民学之，其如响，曲折而从君，其如景矣。呜呼，戒之哉，戒之哉！君乡善于此，则佚佚然协民皆乡善于彼矣，犹景之象形也。君为恶于此，则啍啍然协民皆为恶于彼矣，犹响之应声也。是以圣王而君子乎，执事而临民者日戒慎一日，则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，以道先民也。

道者，圣王之行也，文者圣王之辞也，恭敬者圣王之容也，忠信者圣王之教也。夫圣人也者，贤智之师也。仁义者，明君之性也。故尧舜禹汤之治天下也，所谓明君也，士民乐之，皆即位百年然后崩，士民犹以为大数也。桀纣，所谓暴乱之君也，士民苦之，皆即位数十年而灭，士民犹以为大久也。故夫诸侯者，士民皆爱之，则其国必兴矣；士民皆苦之，则国必亡矣。故夫士民者，国家之所树，而诸侯之本也，不可轻也。呜呼！轻本不祥，实为身殃，戒之哉，戒之哉！

大政下

易使喜，难使怒者，宜为君。识人之功，而忘人之罪者，宜为贵。故曰："刑罚不可以慈民，简泄不可以得士。"故欲以刑罚慈民，辟其犹以鞭狎狗也，虽久弗亲矣。故欲以简泄得士，辟其犹以弧怵鸟也，虽久弗得矣。故夫士者，弗敬则弗至。故夫民者，弗爱则弗附。故欲求士必至，民必附，惟恭与敬，忠与信，古今毋易矣。渚泽有枯水，而国无枯士矣。故有不能求士之君，而无不可得之士。故有不能治民之吏，而无不可治之民。故君明而吏贤矣，吏贤而民治矣。故见其民而知其吏，见其吏而知其君矣。故君功见于选吏，吏功见于治民。故劝之其上者，由其下而上睹矣，此道之谓也。故治国家者，行道之谓，国家必宁，信道而不为，国家必空。故政不可不慎也，而吏不可不选也，而道不可离也。呜呼，戒之哉！离道而灾至矣。

无世而无圣，或不得知也，无国而无士，或弗能得也。故世未尝无圣也，而圣不得圣王，则弗起也。国未尝无士也，不得君子，则弗助也。圣明则士闇饰矣。故圣王在上位，则士百里而有一人，则犹无有也。故王者衰，则士没矣。故暴乱在位，则士千里而有一人，则犹比肩也。故国者有不幸，而无明君。君明也，则国无不幸而无贤士矣。故自古而至于今，泽有无水，国无无士，故士易得而难求也，易致而难留也。故求士而不以道，周遍境内不能得一人焉；故求士而以道，则国中多有之，此之谓士易得而难求也。故待士而以敬，则士必居矣；待士而不以道，则士必去矣，此之谓士易致而难留也。

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，有易吏而无易民。故因是国也而为安，因是民也而为治。故汤以桀之乱氓为治，武王以纣之北卒为强。故民之治乱在于吏，国之安危在于政，故是以明君之于政也，慎之，于吏也，选之，然后国兴也。故君能为善，则吏必能为善矣。吏能为善，则民必能为善矣。故民之不善也，失之者吏也；故民之善者，吏之功也。故吏之不善也，失之者君也；故吏之善者，君之功也。是故君明而吏贤，吏贤而民治矣。故苟上好之，其下必化之，此道之谓也。

夫民之为言也，暝也；萌之为言也，盲也。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，民无不化也，故曰民萌民萌哉，直言其意而为之名也。夫民者贤不肖之材也，贤不肖皆具焉，故贤人得焉，不肖者伏焉，技能输焉，忠信饰焉。故民者，积愚也。故夫民者，虽愚也，明上选吏焉，必使民与焉。故士民誉之，则明上察之，见归而举之。故士民苦之，则明上察之，见非而去之。故王者取吏不妄，必使民唱，然后和之。故夫民者，吏之程也。察吏于民，然后随之。夫民至卑也，使之取吏焉，必取其爱焉。故十人爱之有归，则十人之吏也；百人爱之有归，则百人之吏也；千人爱之有归，则千人之吏也；万人爱之有归，则万人之吏也。故万人之吏，选卿相焉。

夫民者，诸侯之本也；教者，政之本也；道者，教之本也。有道然后教也，有教然后政治也，

政治然后民劝之，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。故国丰且富，然后君乐也，忠臣之功也。臣之忠者，君之明也。臣忠君明，此之谓政之纲也。故国也者行之纲，然后国臧也。故君之信，在于所信，所信不信，虽欲论信也，终身不信矣，故所信不可不慎也。事君之道，不过于事父，故不肖者之事父也，不可以事君。事长之道，不过于事兄，故不肖者之事兄也，不可以事长。使下之道，不过于使弟，故不肖者之使弟也，不可以使下。交接之道，不过于为身，故不肖者之为身也，不可以接友。慈民之道，不过于爱其子，故不肖者之爱其子，不可以慈民。居官之道，不过于居家，故不肖者之于家也，不可以居官。夫道者，行之于父，则行之于君矣；行之于兄，则行之于长矣；行之于弟，则行之于下矣；行之于身，则行之于友矣；行之于子，则行之于民矣；行之于家，则行之于官矣。故士则未仕而能以试矣。圣王选举也，以为表也，问之然后知其言，谋焉然后知其极，任之以事，然后知其信。故古圣王君子不素距人，以此为明察也。

国之治政在诸侯、大夫、士，察之理，在其与徒。君必择其臣，而臣必择其所与。故察明者，贤乎人之辞，不出于室而无不见也。察明者乘人，不出其官，而无所不入也。故王者居于中国，不出其国，而明于天下之政，何也？则贤人之辞也，不离其位，而境内亲之者，谓之人为之行之也。故爱人之道，言之者谓之其府；故爱人之道，行之者谓之其礼。故忠诸侯者，无以易敬士也；忠君子者，无以易爱民也。诸侯不得士，则不能兴矣；故君子不得民；则不能称矣。故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谓之器，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谓之用，能言之能行之者谓之实。故君子讯其器，任其用，乘其实，而治安兴矣。呜呼，人耳人耳！

诸侯即位享国，社稷血食，而政有命国无君也；官有政长，而民有所属，而政有命国无吏也；官驾百乘，而食食千人，政有命国无人也。何也？君之为言也，考也。故君也者，道之所出也。贤人不举，而不肖人不去，此君无道也，故政谓此国无君也。吏之为言，理也。

故吏也者，理之所出也，上为非而不敢谏，下为善而不知劝，此吏无理也，故政谓此国无吏也。官驾百乘，而食食千人，近侧者不足以问谏，而由朝假不足以考度，故政谓此国无人也。呜呼，悲哉！君者，群也，无人谁据？无据必蹶，政谓此国素亡也。

修政语上

黄帝曰：道若川谷之水，其出无已，其行无止。故服人而不为仇，分人而不譐者，其惟道矣。故播之于天下，而不忘者，其惟道矣。是以道高比于天，道明比于日，道安比于山。故言之者见谓智，学之者见谓贤，守之者见谓信，乐之者见谓仁，行之者见谓圣人。故惟道不可窃也，不可以虚为也。故黄帝职道义，经天地，纪人伦，序万物，以信与仁为天下先。然后济东海，入江内，取绿图，西济积石，涉流沙，登于昆仑，于是还归中国，以平天下，天下太平，唯躬道而已。

帝颛顼曰：至道不可过也，至义不可易也。是故以后者复迹也。故上缘黄帝之道而行之，学黄帝之道而赏之，加而弗损，天下亦平也。

颛顼曰：功莫美于去恶而为善，罪莫大于去善而为恶，故非吾善善而已也，善缘善也，非恶恶而已也，恶缘恶也。吾日慎一日，其此已也。

帝喾曰：缘道者之辞而与为道已，缘巧者之事而学为巧已，行仁者之操而与为仁已。故节仁之器，以修其躬，而身专其美矣。故士缘黄帝之道而明之，学帝颛顼之道而行之，而天下亦平矣。

帝喾曰：德莫高于博爱人，而政莫高于博利人，故政莫大于信，治莫大于仁，吾慎此而已矣。

帝尧曰："吾存心于先古，加志于穷民，痛万姓之罹罪，忧众生之不遂也。"故一民或饥，曰："此我饥之也。"一民或寒，曰："此我寒之也。"一民有罪，曰："此我陷之也。"仁行而义立，德博而化富。故不赏而民劝，不罚而民治，先恕而后行，是以德音远也。是故尧教化及雕题蜀越，抚交趾，身涉流沙，地封独山，西见王母，训及大夏渠叟，北中幽都，及狗国与人身而鸟面，及焦侥。好贤而隐不逮，强于行，而蓄于志，率以仁而恕，至此而已矣。

帝舜曰：吾尽吾敬而以事吾上，故见谓忠焉；吾尽吾敬以接吾敌，故见谓信焉；吾尽吾敬以使

吾下，故见谓仁焉。是以见爱亲于天下之人，而见归乐于天下之民，而见贵信于天下之君。故吾详取之以敬也，吾得之以敬也，故欲明道而谕教，唯以敬者为忠，必服之。

大禹之治天下也，诸侯万人，而禹一皆知其体。故大禹岂能一见而知之也？岂能一闻而识之也？诸侯朝会，而禹亲报之，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国也。其士月朝，而禹亲见之，故是以禹一皆知其体也。然且大禹其犹大恐，诸侯会，则问于诸侯曰："诸侯以寡人为骄乎？"朔日士朝，则问于士曰："诸大夫以寡人为汏乎？其闻寡人之骄之汏耶，而不以语寡人者，此教寡人之残道也，灭天下之教也，故寡人之所怨于人者，莫大于此也。"

大禹曰："民无食也，则我弗能使也，功成而不利于民，我弗能劝也。"故鬟河而道之九牧，凿江而道之九路，洒五湖而定东海。民劳矣而弗苦者，功成而利于民也。禹尝昼不暇食，夜不暇寝矣，方是时也，忧务故也。故禹与士民同务，故不自言其信，而信谕矣。故治天下，以信为之也。

汤曰：学圣王之道者，譬其如日；静思而独居，譬其若火。夫舍学圣之道，而静居独思，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庭，而就火之光于室也。然可以小见，而不可以大知。是故明君而君子，贵尚学道，而贱下独思也。故诸君子得贤而举之，得贤而与之，譬其若登山乎。得不肖而举之，得不肖而与之，譬其若下渊乎。故登山而望，其何不临，而何不见？陵迟而入渊，其孰不陷溺？是以明君慎其举，而君子慎其与，然后福可必归，菑可必去也。

汤曰：药食尝于卑，然后至于贵；药言献于贵，然后闻于卑。故药食尝于卑，然后至于贵，教也；药言献于贵，然后闻于卑，道也。故使人味食，然后食者，其得味也多；若使人味言，然后闻言者，其得言也少。故以是明上之于言也，必自也听之，必自也择之，必自也聚之，必自也藏之，必自也行之。故道以数取之为明，以数行之为章，以数施之万姓为藏。是故求道者，不以目而以心；取道者，不以手而以耳。致道者以言，入道者以忠，积道者以信，树道者以人。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，而无治安之故者，虽欲治显荣也，弗得矣。故治安不可以虚成也，显荣不可以虚得也。故明君敬士察吏爱民，以参其极，非此者，则四美不附矣。

修政语下

周文王问于粥子曰："敢问君子将入其职，则其于民也何如？"粥子对曰："唯，疑。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。政曰：君子将入其职，则其于民也，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。"周文王曰："受命矣。"曰："君子既入其职，则其于民也何若？"对曰："君子既入其职，则其于民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。"周文王曰："受命矣。"曰："君子既去其职，则其于民也何若？"对曰："君子既去其职，则其于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。故君子将入而旭旭者，义先闻也；既入而暯暯者，民保其福也；既去而暗暗者，民失其教也。周文王曰："受命矣。"

周武王问于粥子曰："寡人愿守而必存，攻而必得，战而必胜，则吾为此柰何？"粥子曰："唯，攻守而胜乎同器，而和与严其备也。故曰：和可以守，而严可以守，而严不若和之固也；和可以攻，而严可以攻，而严不若和之得也；和可以战，而严可以战，而严不若和之胜也，则唯由和而可也。故诸侯发政施令，政平于人者，谓之文政矣；诸侯接士而使吏，礼恭于人者，谓之文礼矣；诸侯听狱断刑，仁于治，陈于行，其由此守而不存，攻而不得，战而不胜者，自古而至于，今自天地之辟也，未之尝闻也。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，攻而必得，战而必胜，则唯由此也为可也。"周武王曰："受命矣。"

周武王问于王子旦曰："敢问治有必成，而战有必胜乎？攻有必得，而守有必存乎？"王子旦对曰："有。政曰：诸侯政平于内，而威于外矣。君子行修于身，而信于舆人矣，治民民治，而荣于名矣。故诸侯凡有治心者，必修之以道，而与之以敬，然后能以成也。凡有战心者，必修之以政，而兴之以义，然后能以胜也。凡有攻心者，必结之以约，而谕之以信，然后能以得也。凡有守心者，必固之以和，而谕之以爱，然后能有存也。"周武王曰："受命矣。"师尚父曰："吾闻之于政也，曰：天下圹圹，一人有之；万民藂藂，一人理之。故天下者，非一家之有也，有道者之有也。故夫天下

者，唯有道者理之，唯有道者纪之，唯有道者使之，唯有道者宜处而久之。故夫天下者，难得而易失也，难常而易亡也。故守天下者，非以道则弗得而长也。故夫道者，万世之宝也。”周武王曰：“受命矣。”

周成王年二十岁，即位享国。亲以其身见于粥子之家而问焉。曰：“昔者先王与帝修道而道修，寡人之望也，亦愿以教。敢问兴国之道柰何？”粥子对曰：“唯，疑。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。政曰：兴国之道，君思善则行之，君闻善则行之，君知善则行之。位敬而常之，行信而长之，则兴国之道也。”周成王曰：“受命矣。”

周成王曰：“敢问于道之要柰何？”粥子对曰：“唯，疑，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。政曰：为人下者敬而肃，为人上者恭而仁，为人君者敬士爱民，以终其身，此道之要也。”周成王曰：“受命矣。”

周成王曰：“敢问治国之道若何？”粥子曰：“唯，疑。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。政曰：治国之道，上忠于主，而中敬其士，而下爱其民。故上忠其主者，非以道义，则无以入忠也；而中敬其士，不以礼节，无以谕敬也；下爱其民，非以忠信，则无以谕爱也。故忠信行于民，礼节谕于士，道义入于上，则治国之道也。虽治天下者，由此而已。”周成王曰：“受命矣。”

周成王曰：“寡人闻之：有上人者，有下人者，有贤人者，有不肖人者，有智人者，有愚人者。敢问上下之人何以为异？”粥子对曰：“唯，疑，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。政曰：凡人者，若贱若贵，若幼若老。闻道志而藏之，知道善而行之，上人矣。闻道而弗取藏也，知道而弗取行也，则谓之下人也。故夫行者善，则谓之贤人矣；行者恶，则谓之不肖矣。故夫言者善，则谓之智矣；言者不善，则谓之愚矣。故智愚之人有其辞矣，贤不肖之人别其行矣，上下之人等其志矣。”周成王曰：“受命矣。”

周成王曰：“寡人闻之：圣王在上位，使民富且寿云。若夫富，则可为也；若夫寿，则不在天乎？”粥子曰：“唯，疑。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。政曰：圣王在上位，则天下不死军兵之事，故诸侯不私相攻，而民不私相斗，阋不私相煞也。故圣王在上位，则民免于一死，而得一生矣。圣王在上，则君积于道，而吏积于德，而民积于用力，故妇为其所衣，丈夫为其所食，则民无冻馁矣。圣王在上，则民免于二死，而得二生矣。圣王在上，则君积于仁，而吏积于爱，而民积于顺，则刑罚废矣，而民无夭遏之诛。故圣王在上，则民免于三死，而得三生矣。圣王在上，则使民有时，而用之有节，则民无厉疾。故圣王在上，则民免于四死，而得四生矣。故圣王在上，则使盈境内，兴贤良，以禁邪恶。故贤人必用，而不肖人不作，则已得其命矣。故夫富且寿者，圣王之功也。”周成王曰：“受命矣。”

贾谊新书卷第十

礼容语上

礼容语下

鲁叔孙昭聘于宋，宋元公与之燕，饮酒乐。昭子右坐，歌终而语，因相泣也。乐祁曰：“过哉君！非哀所也。”已而告人曰：“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？吾闻之：哀乐而乐哀，皆丧心也。心之精爽，是谓魂魄，魂魄已失，何以能久？且吾闻之：主民者不可以偷，偷必死。今君与叔孙其语皆偷，死日不远矣。”居六月，宋元公薨，闲一月，叔孙婼卒。

晋叔向聘于周，发币大夫，及单靖公。靖公享之，俭而敬，宾礼赠贿同是礼而从。享燕无私，送不过郊，语说昊天有成命。

既而叔向告人曰：“吾闻之曰：‘一姓不再兴。’今周有单子以为臣，周其复兴乎？昔史佚有言曰：‘动莫若敬，居莫若俭，德莫若让，事莫若资。’今单子皆有焉。夫宫室不崇，器无虫镂，俭也；身恭

除洁，外内肃给，敬也；燕好享赐，虽欢不踰等，让也；宾之礼事，称上而差，资也。若是而加之以无私，重之以不侈，能辟怨矣。居俭动敬德让事资而能辟怨，以为卿佐，其有不兴乎？

夫昊天有成命，颂之盛德也。其诗曰：‘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，成王不敢康，夙夜基命宥谧。”谧者，宁也，亿也。命者，制令也。基者，经也，势也。夙，早也。康，安也。后，王也。二后，文王、武王。成王者，武王之子，文王之孙也。文王有大德，而功未就，武王有大功，而治未成。及成王承嗣，仁以临民，故称昊天焉。不敢怠安，蚤兴夜寐，以继文王之业，布文陈纪，经制度，设牺牲，使四海之内，懿然葆德，各遵其道，故曰有成承顺武王之功，奉扬文王之德。九州之民，四荒之国，歌谣文武之烈，絫九译而请朝，致贡职以供祀，故曰二后受之。方是时也，天地调和，神民顺亿，鬼不厉祟，民不谤怨，故曰宥谧。成王质仁圣哲，能明其先，能承其亲，不敢惰懈，以安天下，以敬民人。今单子美说其志也，以佐周室，吾故曰周其复兴乎。”故周平王既崩以后，周室稍稍衰弱不坠。当单子之佐政也，天子加尊，周室加兴。

晋之三卿郄锜、郄犨、郄至从晋厉公会诸侯于柯陵，周单襄公在会。晋厉公视远步高；郄锜见单子，其语犯；郄犨见，其语讦；郄至见，其语伐；齐国佐见，其语尽。

单襄公告鲁成公曰："晋将有乱，其君与三郄其当之乎？"鲁侯曰："寡人固晋而强其君，今君曰‘将有乱’，敢问天道乎？意人故也？"对曰："吾非诸史也，焉知天道？吾见晋君之容，而听三郄之语矣，殆必有祸矣。君子目以正体，足以从之，是以观容而知其心。今晋侯视远而足高，目不在体，而足不步目，其心必异矣。体目不相从，何以能久？夫合诸侯，国之大事也，于是观存亡之征焉。故国将有福，其君步言视听，必皆得适顺善，则可以知德矣。视远曰绝其义，足高曰弃其德，言爽曰反其信，听淫曰离其名。夫目以处义，足以践德，口以庇信，耳以听名者也，故不可不慎也。偏亡者有咎，既亡则国从之。今晋侯无一可焉，吾是以云。夫郄氏，晋之宠人也。是族在晋，有三卿五大夫，贵矣，亦可以戒惧矣。今郄伯之语犯，郄叔讦，郄季伐。犯则凌人，吁则诬人，伐则揜人。有是宠也，而益之以三怨，其谁能忍之？齐国武子亦将有祸。齐，乱国也。立于淫乱之朝，而好尽言以暴人过，怨之本也。惟善人能受尽言。今齐既乱，其能善乎？"居二年，晋杀三卿。明年，厉公弑于东门。是岁也，齐人果杀国武子。诗曰："敬之敬之，天惟显思，命不易哉，毋曰高高在上，陟降厥士，日监在兹，维予小子，不聪敬止，日就月将，学有缉熙于光明，佛时仔肩，视我显德行。"故弗顺弗敬，天下不定，忘敬而怠，人必乘之。呜呼，戒之哉！

胎教

易曰："正其本而万物理，失之毫厘，差以千里，故君子慎始。"春秋之元，诗之关雎，礼之冠婚，易之乾坤，皆慎始敬终云尔。

素成，谨为子孙婚妻嫁女，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，如是则其子孙慈孝，不敢淫暴，党无不善，三族辅之。故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，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，两者不等，各以其母。呜呼，戒之哉！无养乳虎，将伤天下，故曰素成胎教之道，书之玉版，藏之金柜，置之宗庙，以为后世戒。

青史氏之记曰："古者胎教之道，王后有身，七月而就蒌室，太师持铜而御户左，太宰持斗而御户右，太卜持蓍龟而御堂下，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。比三月者，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，则太师抚乐而称不习。所求滋味者非正味，则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调，而曰："不敢以侍王太子。"太子生而泣，太师吹铜曰："声中某律。"太宰曰："滋味上某。"太卜曰："命云某。"

然后，为王太子悬弧之礼义。东方之弧以梧。梧者，东方之草，春木也。其牲以鸡。鸡者，东方之牲也。南方之弧以柳。柳者，南方之草，夏木也。其牲以狗。狗者，南方之牲也。中央之弧以桑。桑者，中央之木也。其牲以牛。牛者，中央之牲也。西方之弧以棘。棘者，西方之草也，秋木也。其牲以羊。羊者，西方之牲也。北方之弧以枣。枣者，北方之草，冬木也。其牲以彘。彘者，北方之牲也。五弧五分矢，东方射东方，南方射南方，中央高射，西方射西方，北方射北方，皆三射。其四弧具其余各二分矢，悬诸国四通门之左；中央之弧亦具，余二分矢，悬诸社稷门之左。

然后，卜王太子名，上毋取于天，下毋取于地，毋取于名山通谷，毋悖于乡俗。是故君子名难知而易讳也，此所以养恩之道也。

正之礼者，王太子无羞臣领臣之子也，故谓领臣之子也？身朝王者，妻朝后，之子朝王太子，是谓臣之子也，此正礼胎教也。周妃后妊成王于身，立而不跛，坐而不差，笑而不諠，独处不倨，虽怒不骂，胎教之谓也。成王生，仁者养之，孝者襁之，四贤傍之。成王有知，而选太公为师，周公为傅，前有与计，而后有与虑也。是以封于泰山而禅于梁父，朝诸侯，一天下。由此观之，主左右不可不练也。

昔禹以夏王，而桀以夏亡；汤以殷王，而纣以殷亡；阖闾以吴战胜无敌，而夫差以之见禽于越；文公以晋伯，而厉公以见杀于匠丽之宫；威王以齐强于天下，而简公以杀于檀台；穆公以秦显名尊号，而二世以劫于望夷之宫。其所以君王同，而功迹不等者，所任异也。

故成王处襁褓之中，朝诸侯，周公用事也。武灵王五十而弑于沙丘，任李兑也。齐桓公得管仲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称为义主；失管仲，任竖刀，而身死不葬，为天下笑。一人之身，荣辱具施焉者，在所任也。故魏有公子无忌，而削地复；赵任蔺相如，而秦兵不敢出；安陵任周瞻，而国独立；楚有申包胥，而昭王复反；齐有陈单，襄王得其国。由此观之，无贤佐俊士，能成功立名，安危继绝者，未之有也。是以国不务大而务得民心，佐不务多而务得贤者。得民心而民往之，得贤者而贤者归之。

文王请除炮烙之刑，而殷民从；汤去张网者之三面，而二垂至；越王不颓旧冢，而吴人服。以其所为顺于人也。故同声则处异而相应，意合则未见而相亲。贤者立于本朝，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趋之，何以知其然也？管仲者，桓公之雠也。鲍叔以为贤于己，而进之桓公。七十言说，乃听。遂使桓公除仇雠之心，而委之国政焉。桓公垂拱无事而朝诸侯，鲍叔之力也。管仲之所以趋桓公，而无自危之心者，同声于鲍叔也。

卫灵公之时，蘧伯玉贤而不用，弥子瑕不肖而任事。史?患之，数言蘧伯玉贤而不听。病且死，谓其子曰：“我即死，治丧于北堂。吾生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，是不能正君也。生不能正君者，死不当成礼。死而置尸于北堂，于我足矣。”灵公往吊，问其故，其子以父言闻。灵公戚然易容而寤曰：“吾失矣。”立召蘧伯玉而进之，召弥子瑕而退之。徙丧于堂，成礼而后去。卫国以治，史?之力也。夫生进贤而退不肖，死且未止，又以尸谏，可谓忠不衰矣。

纣杀王子比干，而箕子被发而佯狂。陈灵公杀泄冶，而邓元去陈以族徙。自是之后，殷并于周，陈亡于楚，以其杀比干与泄冶而失箕子与邓元也。燕昭王得郭隗，而邹衍、乐毅自齐、魏至，于是举兵而攻齐，栖闵王于莒。燕度地计众，不与齐均也，然而所以能信意至于此者，由得士故也。故无常安之国，无宜治之民，得贤者显昌，失贤者危亡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然者也。

明鉴所以照形也，往古所以知今也。夫知恶古之所以危亡，不务袭迹于其所安存，则未有异于却走而求及前人也。太公知之，故国微子之后，而封比干之墓。夫圣人之于圣者之死，尚如此其厚也，况当世存者乎！其弗失可知矣。

立后义

古之圣帝，将立世子，则帝自朝服，升自阼阶上，西乡于妃。妃抱世子自房出，东乡。太史奉书西上堂，当两阶之闲，北面立，曰世子名曰某者参。帝执礼称辞命世子曰度太祖、太宗与社稷于子者参。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。于三命曰谨受命，拜而退。太史以告太祝，太祝以告太祖、太宗与社稷。太史出，以告太宰，太宰以告州伯，州伯命藏之州府。凡诸贵已下，至于百姓，男女无敢与世子同名者。以此防民，百姓犹有争为君者。

夫势明，则民定，而出于一道，故人皆争为宰相，而不奸为世子。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，不可以智求，不可以力争也。今以为知子莫如父，故疾死置后者，恣父之所以，比使亲戚不相亲，兄弟不相爱，乱天下之纪，使天下之俗失，明尊敬而不让，其道莫经于此。疾死置后，以嫡长子，如此

则亲戚相爱而兄弟不争，此天下之至义也。民之不争，亦惟学王宫国君室也。

殷汤放桀，武王弑纣，此天下之所同闻也。为人臣而放其君，为人下而弑其上，天下之至逆也。而所以有天下者，以为天下开利除害，以义继之也，故声名称于天下而传于后世。隐其恶而扬其德美，立其功烈而传之于久远，故天下皆称圣帝。至治其道之下，当天下之散乱，以强凌弱，众暴寡，智欺愚，士卒罢弊，死于甲兵，老弱骚动，不得治产业，以天下之无天子也。

高皇帝起于布衣，而兼有天下，臣万方诸侯，为天下辟兴利除害，寝天下之兵，天下之至德也，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德美，定功烈而施之于后世也，故天下犹行弊世德与其功烈风俗也。夫帝王者，莫不相时而立仪，度务而制事，以驯其时也。欲变古易常者，不死必亡，此圣人之所制也。恶民更之，故拘为书使结之也，所以闻于后世也。